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九



奏議第十九

唐肅彤為太嘗博士貞元十二年十月與博士裴堪  
上疏議太廟朔望饗祭日臣等謹按禮經前代故事  
在廟無朔望祭食之儀於陵寢有朔望上食之禮國  
家自貞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天寶十一年



閏三月初別令尙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祖已下每室僉享其進奠之儀在臣禮司僉無著令或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黷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請今月八日進止令宗正與大嘗計會辨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齊心自中事歸有司各合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邊豆有嘗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羹脆旨甘皆爲褻味此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饗宴食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禘祠蒸嘗感時致饗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陵寢每月二祭不爲䟽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數䟽之間得盡忠也若合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月朔月半將以爲嘗環四時之中雜



五饗之禮爲數旣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主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陵寢之制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帝令宣示宰臣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未敢據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十三年八月詔張茂宗起復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尙義章公主彤與堪上䟽言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

倫大端所以關維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居服之重者也道之厚也聖人以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聽命於廟稱事立禮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下繼後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於太和歷代寶之以爲至敬昔者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至重於奪情義亦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凶禮處之以



情相因體或爲顛若茂宗釋纓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行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函賸嘉豈唯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爲國家之爽法儻茂宗留俟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媵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體天撫運統人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聖哲之明謨下盡群言上留玄鑒彝倫式敘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弘禮義之日大敦名教之時於無爲之朝有異議之事衆情未達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收天情

於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彌光則天下

幸甚臣謬備禮官懼於失職不勝致君愛禮之至疏奏不納

齊抗爲太嘗卿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奏曰元日朝賀奏事官戶部尚書司天監准開元禮兼合於橫班同群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頃因循並未拜已前先就于階立奏事畢隨例便退臣與禮司商量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已下於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准儀注奏事庶禋闕典以補舊儀可陳京爲給事中貞元十九年三月奏今年夏禘饗于



太廟須定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并遷廟之位伏以  
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遵太祖之位以  
正昭穆今年遇禘大祭恐須定比來所議之禮樂日  
既近臣職忝刊緝經籍謹遂奏聞伏以建中二年及  
貞元七年十一年特令都省詳議者三竟未正太祖  
東向之位至十二年禘十七年祫猶未得中其於至  
正之饗不可重難依違又以過此也詔百官議定以  
聞鴻臚卿王權議曰案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  
也又案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云祫於后稷  
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  
私禮也后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案  
鄭玄注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  
始祖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祫於興聖廟  
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太宗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  
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祫於興聖  
廟然無引據上意不決自寶應中前太祖尚在昭穆  
故虛東向以祫太祖及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遷  
二祖於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九年至建中  
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蔡



太廟須定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并遷廟之位伏以  
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遵太祖之位以  
正昭穆今年遇禘大祭恐須定比來所議之禮饗日  
既近臣職忝刊緝經籍謹遂奏聞伏以建中二年及  
貞元七年十一年特令都省詳議者三竟未正太祖  
東向之位至十二年禘十七年祫猶未得中其於至  
正之饗不可重難依違又以過此也詔百官議定以  
聞鴻臚卿王權議曰案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  
也又案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云祫於后稷

之虛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  
私禮也后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案  
鄭玄注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  
始祖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祫於興聖廟  
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太宗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  
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祫於興聖  
廟然無引據上意不決自寶應已前太祖尚在昭穆  
故虛東向以祫太祖及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遷  
二祖於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九年至建中  
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蔡



謨議本請別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  
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廟成遷四府  
君神主於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  
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有司雖引蔡謨虛東向  
之位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  
昭穆之位及是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  
不刊之典以二祖皆追崇非有土子民之尊禮當祔  
別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  
德明與聖廟每禘祫年一饗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  
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

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請

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與聖廟請別增兩室奉  
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祫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與  
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權安神主候增廟室成  
准禮遷祔神主於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饗  
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與  
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  
向之尊元皇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  
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至景皇帝之位虔告  
之禮當在重臣令宜簡較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



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  
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殷祭  
所以尊祖宗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  
之矜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  
序夙夜祗栗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  
考群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  
懿祖元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  
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祗肅祀典  
載深感傷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杜黃裳爲太嘗卿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二

月乙卯奏曰禮云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周禮黃  
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咸出不  
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  
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  
輟樂制外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不祭宗廟國家故  
事未葬不祭今請俟祔廟畢復嘗從之是年十一月  
德宗神主將祔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  
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  
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秦漢魏晉迄于陳隋漸  
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以下皆有祖宗之號



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於嘗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王涇爲太嘗博士憲宗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

補有司疑於遷毀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唯三代之漢魏以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至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議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



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曰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姦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巨唐舊臣佐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

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其業而

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祖母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

蔣武為司勳員外郎順宗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召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



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矣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如之何武曰凡配饗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於廟居嘗卽無饗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宰相奏下公卿重議翌日兵部侍郎李巽等集議僉與武同由是竟遷中宗神主於是禮儀使奏高宗皇帝十二月四日忌則天皇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忌中宗皇帝六月二日忌和惠皇后四月七日忌謹按禮記云捨故而識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則忌日僉不合行香仍依禮不諱制可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九月與諸宰相上言伏以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恣情或徇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於有司僉酌禮意若無釐改有贖舊章其太廟諸陵日遣使臣等商量每歲除太廟時饗及太廟朔望上食諸陵朔望莫親陵朝脯奠外餘饗食及忌日告陵等僉請停其果



實其橘蒲萄菱梨等皆遠方進奉陵邑所無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菓實之中其瓜特異亦謂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及四時雜物並望委陵令與奉陵縣計會及時供薦其專遣使亦請停庶弘聖敬之心不虧嚴潔之祀制可

三年四月癸亥太嘗禮院上言太廟時饗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准禮時饗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月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於時饗之月其月朔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至時饗及臘饗其月朔望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月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奠踈數有節合於禮中從之

鄭元爲京兆尹元和三年五月條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爲一等四品五品爲一等六品至九品爲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其葬器悉請以瓦木爲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下事竟不行

韋公肅爲太嘗博士充禮院修撰官元和九年正月



上疏曰准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嘗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饗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切恐乖宐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唯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勗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一月忌時忌歲蓋無禮據時從其宐伏以承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踰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嘗經企及俯就不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群言上留玄鑒不以私懷而踰於禮節又記曰是月禪從月樂明王制樂漸去其懷不應以過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太嘗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儻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約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召太嘗卿典禮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嘗寺及教坊悉停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禮文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嘗教習者勅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准此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嘗丞王涇



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議開元禮太廟  
每歲禴祀嘗蒸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以尚食每朔  
望具嘗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嘗由是朔  
望不視朝此之大祠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  
奏議曰國語曰王者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  
周禮不祭禴祀蒸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書禮  
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以來之先儒穿鑿各申已見皆  
記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  
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  
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益無宗廟日祭月祭  
之禮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  
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徒皆一代  
名臣博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  
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  
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嘗饌秦漢之不制  
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  
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褻味而貴多品  
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議也傳稱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家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祭薦芟其子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



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之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嘗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藜苴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尙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時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廟以弓矢旣橐禮樂爲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儒術議曰臣謹案開元禮



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墀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饗時類歲祀此則徃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饗者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之代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

二十七日而降朔望奠饗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饗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切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爲議何者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宗廟陵寢嘗祔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



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家嘗饌以爲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祭臣案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取腓脰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嘗饌耳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夫豈知增嘗饌耶蓋其慤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嘗饌庖人羞之膳夫執之糝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炊滌滌神明於媿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况古者天子立七廟又謂壇墀以祭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尙潔務豐宜備嘗饌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薦新宜從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爲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改更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况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開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孳



神驅大妖剗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採群議  
講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  
寢緣情取象之禮宗廟薦鬯洎選之儀甚不然也事  
竟不行

李建爲禮部侍郎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卽位四月  
禮部奏睿宗皇帝神主祧遷石室准貞觀故事遷廟  
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  
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  
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  
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宗廟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  
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王彥威爲太常博士是時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  
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太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  
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  
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彥威奏議曰伏惟  
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  
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  
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  
魏晉漸違經意公革不一子孫推美於先故自始祖  
已下益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



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爲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禮升平玄宗掃清內難翼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案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太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十二月太嘗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案周禮大宗伯云以樵燎祀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爲壇祭之開元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第三等并日月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爲從祀悉無上公行事並御署祝板之儀風師既是星辰厭降之義便當倍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嘗儀又大禮月有司薦獻太清宮薦饗太廟准開元禮并六典時饗薦獻並在孟月其五日太廟有司行事合權停制可是年十二月穆宗問有司有事於南郊合卜日與否禮官奏曰伏惟禮令祠祭皆卜日然



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郊天相循至今僉不卜日從之辛巳命中使問有司祀上帝於圓丘太一從祀有祝文與否禮官奏曰准開元禮皇帝有事於南郊百神咸秩五天帝神州并日月僉在壇第一等雖天之貴神乃星中之尊耳位在壇第二等既爲從祀不置祝文其春秋祭於九宮本壇則如嘗禮從之

李渤爲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問奏綱奏云臣謹案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并饗二王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

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雒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王所以明二王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凡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尊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凡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



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有司太嘗博士王彥威等奏議曰謹案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薦之禮伏尋周書詔誥雜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雜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必並與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皆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京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至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

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

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在廟實依禮之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案元皇帝高宗中宗睿宗是追王及祧廟之祖其神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議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祖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以下神主並合藏於太



祖廟依舊准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都雒陽  
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閭主又當時而作祔饗時  
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  
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  
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  
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上都卽准上都式營建別  
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  
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  
禮作栗主瘞桑主漢議僉有瘞主之議大曆中亦瘞  
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禮作練主

瘞虞主其義以桑栗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

無可埋之理是以禮說廟之主藏於西壁北壁之中  
故帝玄成議瘞太上皇惠帝之主終見非於漢代秦  
靖請瘞處士君亦不行於魏朝貞觀中議遷廟主亦  
云萬國宗饗食所從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  
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又問古  
者天子巡狩必載遷主如鸞駕東幸則准此文載主  
而前今東都神主又祔於廟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  
荅者曰古者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廟之主則  
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



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  
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  
其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專  
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  
變如車駕東幸廟仍虛主卽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  
作主故事特作闕主向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  
春秋之義而變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  
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  
尙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  
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

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威以  
意度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牛僧孺爲禮儀使長慶四年七月奏謹案周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爲七尙書咸有一  
德篇亦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  
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  
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昔周之  
文太祖皇帝始爲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  
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也  
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



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嘗饗自如禮文今以新  
主立廟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  
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祫禘之歲則從合食詔從之  
劉寬夫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閏七月上言近  
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旣輕有乖嚴敬伏請已  
後攝太尉差尙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  
人少卽請取丞郎通攝從之

劉敦儒爲起居郎寶曆二年二月太嘗奏追謚孝敬  
皇帝陵號恭陵追謚讓皇帝陵號惠陵追謚奉天皇  
帝陵號齊陵追謚承天皇帝陵號順陵並二時朝拜  
上擬祖宗情禮之差過猶不及其朝拜請停又追謚

文敬太子廟在長安坊追謚惠明太子廟在懷真坊  
悉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况九廟遞遷族屬彌  
遠推恩降殺裸獻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承天皇  
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已下七室下  
同爲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  
是追崇或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旣久祀享尋停其  
神主望准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勅  
旨宜付所司集百寮叅議可否聞奏敦儒奏曰朝拜  
陵寢禮經無文列聖相沿久爲故事就中四陵尤乖



典禮請於太嘗所奏其二太子廟謹按禮記云殤於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不祭殤亡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謂嫡殤也注云爲宗子之殤祭於與爾雅云西南隅謂之與此明幼傷而死故祭於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爲祭庶殤也疏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焉以往則不祭也伏以惠昭太子位登諸闡業當主鬯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爲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於宗子若坎室於德宗皇帝廟內西南隅遷祔神主以時牲展祭不舉樂無所俎去玄酒不告利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晉

故事卽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太孫皆於祖廟北墉置陰室歲時祔饗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旣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與之儀况別廟陰室具爲變禮依前享獻於事爲安其廟請不廢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裸享安同祭臣以爲古處於與今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以合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爲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安抱奠文以同姓爲尸者今但令宗正



官屬主奠卽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於皇帝爲魯叔祖非大功之親禮經爲庶而服屬已遠列於嘗祀實爲非經請依太嘗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其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申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爲祖符列國不祧之尊遠裔傳家聞聖王教孝之典其無後之廟及真順皇后神主卽請依太嘗所奏其贈奉天皇帝贈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嘗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誰僭不取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太嘗所奏制可

崔龜從爲太嘗博士文宗太和元年七月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宐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近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宐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



正朝無爽於事詔下太嘗寺叅定太嘗上言曰伏以  
近日文武三品以上薨卒皆爲輟朝其有未經親重  
之官今任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已後  
文武三品以上非曾建功勳及曾任將相及曾在密  
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奏  
狀及列上詔令中書門下詳定中書門下又上言曰  
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及哭於理稍乖  
禮院所請合輟朝者若以聞喪之來日請依餘約太  
嘗所奏別具品列輕重進定謹按儀制今百官正一  
品官喪皇帝不視朝一日又准官品令自一品至三  
品已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情理所  
及事必繫於委遇官則與時重輕一用舊儀或乖中  
道臣等叅酌其留守節察防禦經略等使及京輔刺  
史並請各據所兼憲官爲例可之

是月太嘗禮院上言敬宗廟祝文皇帝稱孝弟臣審  
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  
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  
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  
則止於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以爲非子者  
則不稱旁親直言敢告當時朝儀咸以爲宜今臣上



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據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  
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上言九宮貴臣  
舊制是太祠伏以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  
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  
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星今者五星悉  
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嘗禮備列三  
事誓誠群官尊卑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  
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並可之先是太傅崔龜從列  
上前朝祠祀之非是者凡數事上重慎其變更初令  
太嘗卿已下叅定又中書門下酌其可否悉以龜從  
奏爲當然後下詔焉

舒元輿爲監察御史太和三年八月奏七月十八日  
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察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板  
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  
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  
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以九宮爲目是安  
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乃太一天一招搖軒  
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  
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乃臣於  
天地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



則陛下當全稱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宐  
 稱臣與名臣實愚龔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  
 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  
 命禮官詳議與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悞典因  
 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為中祠祝板  
 稱皇帝不署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彛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

奏議第二十

唐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卿事  
 開成二年二月太常博士丘濡奏祠祭圭玉請依禮  
 文詔令有司詳定起等議曰伏以邦國之禮祀為大  
 事圭璧之儀經有前規臣等謹案周禮天地四方以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  
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禮神之  
玉也又云以禋祀昊天上帝鄭玄注云禋之言煙也  
或有玉幣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今與開元禮儀同  
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天府掌國之玉鎮大寶器  
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所以梁朝崔  
靈恩三禮義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  
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  
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嘗用守經  
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

造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嘗制  
所奠國禮可久之文守而不失周官已墜之典舉而  
更新制可三年二月起與太嘗少卿裴泰章太嘗少  
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嘗博士崔立等狀  
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  
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  
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嘗寺  
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  
同光武爲總立一堂群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



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赦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室與隱太子列次同爲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爲七太子廟又准大曆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爲姪以姪祔叔享獻得室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四年四月又奏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下太嘗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無子孫饗獻之儀親盡則踈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泐情定禮實議叶宜從之

杜宣猷爲監察使開成四年正月奏伏准開元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後有大祠室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尙書賓客御史大夫攝祭行事者伏以



郊祀蒸嘗國家大典肅將明命合差重官苟異於斯則爲瀆祭臣伏見近日大祠差王府官攝太尉行事人輕位散不足交神昧陛下恭潔之誠阻百靈正直之福事有不便實資改更臣請起今春季以後祠祀南郊薦獻太清宮宰臣行事外其餘大祠攝太尉司徒司空伏請差六尚書左右丞列曹侍郎諸三品以上清望官充其中祠小祠官員不足卽任差王府官充臣職監祠事不敢因循從之

李德裕武宗時爲宰相會昌元年三月與陳夷行崔珙李紳等奏請尊憲宗曰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訪宰臣欲褒稱憲宗

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祖宗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感嘆臣等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威明禮樂之備具過於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之朝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奏曰功  
 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安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  
 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  
 廟樂未稱其議以奏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太宗  
 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  
 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疆侯締  
 交黷弊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苞荒含垢以至干

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  
 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城在王圻  
 之內斥逐王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矣常  
 韋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  
 國而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棋或陸梁弄兵  
 同于拒轍憲宗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  
 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李師道其他或折  
 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  
 矣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



報乎臣伏見元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崩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之在江左亦能纂續此乃主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又周宣王微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能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也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也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宗周宣之美矣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也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王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彰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下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帝荅曰所論至好



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與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精誠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祭典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嘗卿等官所與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簡儀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

二年正月四日太嘗禮院奏准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今授誓誠及有司徒司空臣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准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只稱崇飾舊壇務于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日臣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



伏以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况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嘗憂稼穡每念蒸黎臣等合副聖心  
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二年禮官狀云從水旱兵荒品  
秩不過列宿今者三星悉是從祭日月猶在中祀竊  
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爲  
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案後魏王鈞志非辰第  
二星盛而嘗明者爲元星露寢大帝嘗居始由道而  
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秘  
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茲說卽吳天上帝也天一  
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命而有嘗則陰陽  
序大運與太一掌十者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  
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興外又非斗有權衡  
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  
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云天神貴  
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  
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祠則太一無宐降祀稍  
重其事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位  
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  
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也以劉向之博通  
尙難於改作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惜於祀典欲



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嘗卿學官同詳定庶  
獲明據從之簡較僕射太嘗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  
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徃因致福詔立  
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  
禮庇群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  
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  
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寐  
寢軫懷爰命台臣緝典鑿典伏准九宮所稱之神則  
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

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  
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  
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  
天衡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  
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  
其卦離其行火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  
卦乾其行金其方玄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行金  
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  
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  
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  
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



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槩賴於敷佑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及開元禮行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嘗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禮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太祀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准前勅稱爲太祠唯御署祝文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昭告文義以爲植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是爲太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旣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旣司水旱降福禳灾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旣異其司存致祝必參



乎等列求之折衷宐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此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准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三年正月又奏奉宣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於京城內置廟者臣等伏據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又常彫五經精義對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于史籍恐乖聖政伏以朱雀門及至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甚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至朱雀門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奠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類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貴補聰明從之

鄭路爲太嘗博士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



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並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嘗  
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卽載主而  
行至今因循尙未修建望令尙書集公卿及禮官詳  
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折大  
寺材木修建旣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  
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宐六年三月路與禮官等奏  
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  
拆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宐  
令禮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同議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穆皇后高宗天  
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畫迭毀宐遷  
諸太廟祔于興聖廟祫禘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  
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  
座前件神主旣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學  
官等同商議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  
閒之地參酌事理庶叶從宐太嘗博士段環等三十  
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  
嚴旣曰薦誠則宐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  
所由但緣卜筮之祔旣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



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兩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祫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室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祫練作主又戴聖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千古創添旣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所載之主也究其始終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爲欲收舊主旣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室



藏瘞或就塗於堦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萬代嘗行  
 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環等詳議東都不可立  
 廟李福等列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  
 未一則難建立室命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  
 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議修建東都  
 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  
 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  
 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  
 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祭議曰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  
 武受命始於都豐成王相宅又卜于雒蒸祭歲于新  
 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王  
 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雒邑未嘗久處  
 遠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  
 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上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桓公作二主  
 夫子譏之以為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  
 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  
 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兩宅闢九衢而立宮



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爲京師既嚴帝宅  
難虛神位若無祖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  
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宐存  
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  
云七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  
所尊嘗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  
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贖禮意  
因得盡而論之所以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  
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  
新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云唯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者漢帝立成議廢郡國  
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三宅既不僉居二廟豈宐偕  
附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  
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  
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  
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  
於斯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  
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  
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以爲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



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于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  
六主請待東都脩建太廟畢具禮迎置于西夾室闕  
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  
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以爲東都太廟旣廢  
不可復脩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  
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  
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同臣與公卿  
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脩主不可瘞卽與臣等議狀  
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  
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  
之中伏以六神位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  
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  
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  
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  
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  
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  
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  
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  
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謹案詩書二經及漢朝正  
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



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于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  
六主請待東都脩建太廟畢具禮迎置于西夾室闕  
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  
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以爲東都太廟既廢  
不可復脩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  
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  
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同臣與公卿  
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脩主不可瘞卽與臣等議狀  
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  
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  
之中伏以六神位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  
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  
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  
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  
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  
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  
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  
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  
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謹案詩書二經及漢朝正  
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



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雖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嘗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議曰中宗立廟于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可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

謹案定開元六典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日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夫取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羨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邇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



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雒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爲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祀之地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雒復立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二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別室各擇日載於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光也前以非

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詔曰古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例以全臣子思敬之義庶叶大順之宐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紜立群疑之的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宐令尙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鄭涯與衆官等奏議曰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大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



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搜史氏叶於通變允謂得宓臣等商量請從禮官所議從之

朱儔爲太嘗禮院修撰官會昌六年四月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儔狀稱禮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

任壽爲太嘗博士會昌六年五月上言去月禘禮當

聘五室列於雒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  
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旣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神之所無二故廢重作桑主廢桑作栗主旣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爲築



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牟稱避凶年造邑之嫌  
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  
二十四邑唯郕一邑稱築其二十三皆有宗廟先君  
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  
之何以在太微宮所藏之所且捨故取新前已列矣  
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墉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  
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所以瘞之夫主  
瘞於當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  
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  
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合廟爲  
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  
徵失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擬議亦孰敢獻酬  
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  
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  
拱而寧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  
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  
有合立之禮不可一一革也今維都之制上自宮殿  
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與之至也雖所  
後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  
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宐然或以馬融李冉二人稱寢



無傷於僭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冉可法於  
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無日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  
四十年間唯郟一邑稱築於城郟費之類各有所因  
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  
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  
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  
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令二經變禮從時則須俟  
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  
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  
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  
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維立廟今東都不  
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  
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  
曰當七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  
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  
祀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  
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  
行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遷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明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口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日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尙書丞郎以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尙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代所以懃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唯載一時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



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  
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  
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  
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  
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則須有主主既  
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  
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  
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居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唯載新  
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  
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  
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  
則爲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披經若無  
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  
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  
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  
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  
之爲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賢  
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  
氏傳曰能順考古道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



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彼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  
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  
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  
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  
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可別立廟宇記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  
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  
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  
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  
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  
廟室維新卽須有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如議修  
復以候時巡則時巡唯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  
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  
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進主合載一主行皆  
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  
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洩治以忠獲罪  
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  
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  
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自是無妨此  
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



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機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宐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卽位竟遷太微神主祔東都太廟鄭涯爲尙書左丞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卽位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

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宐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旣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又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以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宗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案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以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遵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有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案齊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別為主廟親達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總六七年武宗甫通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嘗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嘗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贖觀與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



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  
 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  
 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之制禮  
 存合祀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  
 聖祖澹然嘗在乃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  
 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  
 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  
 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於夾室宜  
 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既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

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  
 必設今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可不營泚以論之

其義斯勝盛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其各有宗廟之  
 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摧詩曰其繩則直縮  
 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  
 清廟肅雍顯相維維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維  
 之廟也書曰成王既都維蒸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又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  
 郊豈有無廟而可蒸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  
 廟也逮于後漢卜維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維  
 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親幸辰



安行十七日享德明與聖廟得廟直侯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等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卽知聞奏爾後伏簡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至奪倫不卽陳奏尙爲苟且罪不容誅仍勅修撰朱儔簡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睿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接德明與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卽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爲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臣准貞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饗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



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致李潼簡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儁博士闕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以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疇伏乞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陳商爲禮部侍郎會昌六年六月詔遣東都備法駕迎太微宮木主歸祔太廟初神龍中取武氏廟爲太祖自太祖以下神主皆祔焉祿山入雒以廟爲馬廐有木主遂散他處協律郎嚴郢奉之以聞詔歸于廟及思明入雒又亡之後留守盧正已得于他所寄于太微宮至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叅奏之朝廷下議百寮紛然不一禮儀使顏真卿奏請歸祔詔許之臨事而止會昌五年河南尹李石因太微宮摧毀奏以廢弘敬寺爲以其木主廢置未詳闕白宰執中書奏請下公卿議之商議曰今日五日勅再議東都太廟



神主廢置今臣等議者伏以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詩美文王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維誥曰周公徃營成周十二月戊辰成王蒸祭入太室裸徵之周氏文王有廟於豐成王有廟於維卽二都得置宗廟之顯據也然兩置神主曖昧無文旣闕明徵難可臆斷臣愚輒斟酌前代以言之夫宗廟以安神神必依主故喪禮始以重爲主旣虞卽以桑爲主旣祔卽以松栗爲主神明之道不可一日無主蒸嘗之本不可一日無神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夫煩則不敬所求惟精

神之所適無方而神之所依惟一求之未當神亦不歆孔聖之言蓋有深旨今東都之主修之則非神所憑存之則無典可祭嚴祀之道豈其爾乎稽諸異同考以經禮二都有宗廟於古無嫌東西有神主於理無據國家承乾開統爰法唐虞制度等威實尊文武况東京宮廟中宗玄宗所奉又是國家之別都巡幸之時展敬有在是同周室豐維各得建置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得廢也若添修神主方著葵章旣無姬漢遺文且乖禘祫之典是同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義



以臣愚見恐不可置也今議者或引周氏藏先公先王之主於后稷文武之廟禘嘗之時以祭薦者此是周家祧廟之主親盡而遷准禮須存以備五年再殷一禘一祫者也今國家上都主祐昭穆具存親盡已祧之主藏於祖之廟舊矣與周家之制無異鞏維之主雖存又須崇飾以之禘祫則無文以之禴嘗則非禮存而不論則又非敬臣以東都宗廟宏如聖旨使留守李石充使增修其廟中神主不當立宏依祔栗主廢虞主之例公羊云虞主瘞之殿兩楹之間爲非人所踐蹋又云瘞之廟北方者陰陽無事主亦無事今請瘞藏之維廟非墉下若相宅成周自可奉迎京師之主以行若歲巡時邁自依三公攝祭庶不遺承襲之典時武宗不用此議勅令迎祔之輅車法駕並至維下尋遇國事而止至是帝乃行之兩都太廟自此始也

孫簡爲吏部尙書會昌六年九月太嘗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朝廷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皆有功臣配享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平河朔武功英畧赫耀中興啟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遣尙



書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定聞奏簡與衆官上議曰伏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筭恢復四方始者旣戮惠琳連誅關錡睿求良輔果集大勲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勲以顯丕績臣等伏思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忠公道施康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悉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要領俄登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勅順劉聰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根本宇內無獷悍之俗元和爲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卽祇配聖德光揚大勲詳考功行無先於度詔曰朕以憲宗皇帝道叶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意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若在國史時無比倫宐以杜黃裳裴度同配享禮又詔曰論功配食文武宐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黃裳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項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按其二人功孰爲重宐



令尚書省議奏簡等又上議曰伏以蜀蔡之功實皆  
超卓勲力雖等艱危則殊高崇文憲宗御宇之初朝  
廷討叛之始雷霆赫物力方全劉闢起參佐而爲  
克魁行惡者勢同烏合崇文統百萬而命群師起行  
者理足鷹揚所以嚴道雖深劍門不能恃其固汚俗  
未久刀州莫與結其思大勲誠集於忠勞作孽本無  
其根據此崇文所以不辱專征之寄克成定蜀之勲  
至于李愬之所立適當伐蔡累年旁有苞荒數鎮元  
濟襲父業而成邪計克黨皆爲其致命同惡懼齒寒  
而爲陰援軍須必從以有資是故姪窟益深毒爛不  
誅愬於此時獨能善貸行權竄謀沉斷跳驅間道乘  
凌堅壁不俟拔幟而坐失金湯未暇請纓而已纍俘  
虜斯實軍鋒之冠萬夫之將由是言之伐蜀當專征  
之始衆銳且同於楚金攻蔡承連兵之餘群疑頗同  
於魯縞及成功而雖一在出奇而尤高昔光武比耿  
弇於韓信優之獨收勅寇今陛下令臣等校崇文與  
李愬之功迥出等夷儻聖慈以格言所著德宐有隣  
武功之中功皆難掩則愬居第一崇文次之庶盡公  
言上符詔旨勅旨並令同配食憲宗廟廷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掌禮部三十一

奏議第二十一

唐楊發爲左司郎中 大中三年十二月 宣宗追尊順宗憲宗 謚號禮院 奏廟中神主 已題舊號 請改造及重題 詔禮官議 發與都官郎中盧搏 獻議曰 臣等伏尋舊典 栗主升祔之後 在禮無改造之文 亦無重加



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更無其文周加太王  
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得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  
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  
武中興都雒陽遣大司馬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  
十一帝后神主祔雒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  
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  
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何以覆視  
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  
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  
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  
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  
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  
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  
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祔別  
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  
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大字卽穆宗  
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職  
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  
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  
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媒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



言臣謹按國朝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伍月備法駕於長安通於義理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簡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止其改造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太嘗卿帝緡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太后聖帝武氏緡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帝后武氏詔從之卽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意爲是令狐綯爲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太嘗禮院奏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令式合立私廟祔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於京城內置者但准舊於所居處置廟卽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若令依舊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處置廟兼恐十年間私廟漸逼於



宮牆齊人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與便公私今請  
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  
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  
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  
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  
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屢兩頭其三室廟制合  
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屢一間虛之前  
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  
一埒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  
并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爲定制其  
享獻之禮除依舊禮使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  
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從之

李景儉爲御史大夫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  
卒輟朝三日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  
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卽前列  
所無縱有亦不可純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  
凡人情於外族則浮於宗屬則薄於先王制禮割愛  
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  
親伯叔弟兄卽服齊縗周年所以疎於外而密於內  
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數



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牛叢爲太嘗卿中和元年四月僖宗在成都府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奉幣帛皮珪以出載

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文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嘗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官玄元殿之前架屋幕爲十一室義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爲止之可也

殷盈孫爲太嘗博士光啟三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以官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官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禮例脩奉者禮院獻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皆存迎奉於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廟哭歷簡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帝旣



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切循故事以附參詳  
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  
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  
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採栗須十  
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申中書門  
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祔  
迫以蒼黃伏以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廻鑾輅皆  
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敕命所司參詳  
典禮修奉勅曰朕以京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  
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  
震驚蒸嘗廢闕敬承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  
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  
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  
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  
禮官詳議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帑藏  
方虛須資變禮切以至德二年以新脩太廟未成具  
新造神主權於長慶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  
廟之儀以候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克大內及正  
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  
克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



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  
其三太后廟卽於少府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  
室告饗之所勅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  
以王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王后者孝明太皇太后  
鄭氏宣宗之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貞獻皇  
太后肅氏文宗之母三后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一年五饗及三年一禘  
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  
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

祔饗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

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廟  
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  
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垂戾之甚臣切究事體  
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  
姑之下乃皇后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  
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棄世睿宗在位元獻棄世玄  
宗在位昭德棄世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  
故創立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饗  
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  
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



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  
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  
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  
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  
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  
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  
通五年作神主合祔獻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  
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爲  
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

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并享太廟一不可也曲  
臺禮別廟皇后神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嘗侍奉別廟

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  
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謚太皇  
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太皇太  
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卽與所  
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同  
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入  
太廟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  
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  
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



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  
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禘合祭也合猶  
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置於別廟  
爲宐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  
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太饗  
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  
斷也或曰三廟故禘祫于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  
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  
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  
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誤也三太  
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  
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  
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宐錯失宰相孔綿曰博  
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勅下大祭日近  
不可遽改且依行之于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  
禮者訊其大謬

薛昭緯爲禮部員外郎光啟三年四月將行禘祭有  
司引舊儀禘德明與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先祔  
與聖德明廟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  
禘俾議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



非創業義止追封具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  
可依晉常泓屋朽乃以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  
省會議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宐過猶不及祀有  
尊與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推諸歷代  
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  
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  
至二漢則可明徵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於興聖本  
非經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  
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不為憲章之  
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宐祧  
理當毀廢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神議宗廟  
之事神堯聽之大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  
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宐立也尊太祖  
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  
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  
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宐致  
天災炳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宰禮院狀所引至德  
二年克復後不治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常泓屋朽  
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與聖等四室請依  
禮院之議奉勅依典禮付所司



梁末帝貞明中諸王納妃公主下降皆宮殿門廷行揖讓之禮物議非之太嘗少卿馬縉上疏曰臣聞詩美何穠傳稱築館將就肅雍之德必分內外之規故曰主王姬者自公門出舊禮以几筵告於宗廟以候迎者故於廟之外朝門築館得禮之正也昔漢賈誼上書云古者見君之乘車必下見君之几杖必起入正門必趨又孟子云朝廷不越位而與人言不踰階而相揖孔丘過位色勃遽瑗望闕趨風近亦有僕射與員外郎共列謝官班次蓋以公器不私尊無二上亦得禮之正也臣竊以入正門必趨不踰階相揖若於前史實有舊文則豈可臣下而於宮殿門庭行賓主揖讓之儀使華夏觀禮之人惑於非據言動必書之史疑爽燹倫臣雖處典司寧分禮道以其所見恐未合宐伏乞宣付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太嘗禮院奏准制尙書令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簡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判冊之命宐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凝封楚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特車一乘并本品鹵簿鼓吹如儀從之

是月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官每年五薦獻其南郊



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

四月太嘗禮院奏准制以次月十三日行皇后冊命令簡詳臨軒命使冊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儀受冊後合別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鼓吹儀仗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冊皇后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袞冕降迎於門恐禮太重今詳酌請其日嘗服御內殿皇后首飾禕衣尚儀引入至殿廷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嘗儀從之

六月太嘗禮院奏國家在鄴都興建之時於北京已置宗廟自六龍都雒却復本朝宗祧詳求典禮無二廟之文其北京廟據禮徹去遂下尚書省議其可否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官室之制宗廟爲先陛下卜雒居尊開基御宇龍樓鳳輦式當表正之初玉葉金枝悉在股肱之列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京先制之宗廟不宐並設竊以每年朝享固有嘗儀時日旣同神何所據嘗聞近例禮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乃爲嘗制昔桓



公之廟二主靡有所從由是古者師行亦從遷于廟  
主昔天后之崇鞏維悉謂非宜漢皇之變豐滕終無  
所設而况本廟故事禮院具明且雒邑舊都高丘正  
位當定昂測圭之地乃居衝處要之方今則皇命承  
天握圖纂祀九州是務四海爲家豈宜遠官闕之居  
建祖宗之廟事虧可久理屈從長非京宗廟請停從  
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人每年太微宮五薦  
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太廟時祭  
獨遣寮庶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自此後太  
廟祀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禮  
得服袞冕劔珮衣九章今皇太子與聖官使繼後雖  
未封建官是簡較太尉合准一品婚禮施行其如准  
禮婦人從夫之爵亦准一品命婦至行親迎之日太  
嘗鹵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博髻綸翟  
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  
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與聖官使乘輅車鹵簿鼓吹前  
導至女氏之門以結綵車御輪交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狗至  
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  
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饗神祇不可  
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  
禮畢應宗廟使樂及郡祀並准舊施行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莊宗皇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  
太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  
皇帝室復下百寮集議於尙書省禮部尙書蕭頊等  
奏議曰歷代故事沿革不同蓋就所宜期於合禮事

雖稽古理亦從長七廟之致享斯存萬世之承基靡  
絕禮分遠近事究否臧懿祖既遠於昭宗創業又非

於已力儔諸列聖可議祧遷皇帝陛下道繼百王德  
符三代撥禍亂於艱難之際救蒼生於交喪之秋方  
啟洪圖是崇宗祏爲四方之准的稱萬國之炤臨中  
書所定祧遷於議爲允請下所司施行從之

十月左散騎嘗侍姚顛奏曰明王御宇哲後垂衣必  
崇郊薦之儀以表君臨之道伏自陛下興隆寶祚展  
禮群神每祈福以爲人必差官而行事先七日受誓  
戒於南省后三日各致齋於本司必在精誠以感靈  
貺臣伏見南郊壇壇之側及諸祠壇並無宿齋之所



請下所司量事修建屋宇俾嚴祇事允屬聖朝  
是年中書舍人馬縉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  
規損益所宜徵求可見伏惟陛下俯徇群願入繼不  
基率士推誠遐方向化臣是以竊規舊典敢有上聞  
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  
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  
後自安帝已下亦皆退考前修追崇先代四時禮祀  
陳豐潔於豆登多士駿奔認等差於藻稅伏以陛下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雖繼統承祧無忘日慎而敦本  
崇往尙鬱時思伏乞以兩漢舊事別立宗廟於便路  
屢霜露以陳誠薦馨香而盡敬禮於是在誰曰不然  
詔下南宮集百寮定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議曰伏見  
方冊所載聖繫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新案稅之制  
伏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合穹昊秉恭儉罔怠  
之規再康寰宇爰臻至化難抑時思馬縉儒學優深  
禮法明練所奏果符於睿旨載詳固叶於典經臣等  
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則乞發自宸衷特降  
制命

二年春宰臣鄭珪等上言曰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睿  
慈俯詢輿議尊歷朝之正典允多士之虔祈廣溥天



孝治之風慰萬國仁親之道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莫不慎固遠圖凝思往事敬宗尊祖追養存誠廣殊號於園陵展異儀於璽紱春秋殷薦霜露永懷又聞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冀聖慈猥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御札報曰朕猥承基構實賴祖宗將申報本之儀嘗切奉先之志爰崇祀典思固遠圖冀上答於劬勞度永資于孝理卿等咸堅輔弼共副咨詢徵兩漢之舊規弘三皇之故事乃飛章而定議請薦號以尊名兼廣園陵仍增兵衛載覽矢謨之意備觀順美之誠感歎良深嘉愧無已宐依上表施行詔禮院定其儀制太嘗傅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嘗定謚議刑剖侍郎權判太嘗卿馬縞復議曰伏准兩漢舊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德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嘗不堪垂訓據



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  
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  
故事便述尊名詔右僕射李琪集百寮議曰伏以別  
制四廟徵漢室以定儀崇上尊名詳謚法以取證伏  
覩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伏惟陛  
下應運開祥體乾覆物纘紹之德咸頌聖於鴻圖孝  
思之心乃垂光於帝範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  
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帝手詔報曰朕聞開國  
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  
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蒸嘗將崇遠  
遠之文以示化民之道馬縞秉持古學歷覽群書授  
兩漢之舊儀雖明按據考百王之立制未盡變通且  
議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辭  
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則不可加帝五帝  
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爾後纂業承  
基之主握乾應用之君洎至我唐不易斯議至若玄  
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  
于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  
于渺躬借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又如堯  
咸舜韶夏松殷栢隨時變禮厥理斯存縞則以徵事



上言深觀動靜朕則以奉先爲切慮致因循須定一  
塗以安四廟可特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  
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  
字宰臣合衆議而奏曰臣聞德教重于日新禮經不  
自天降故歷代之有損有益隨時之可止可行且華  
蟲象袞之規三皇未備雲鳥紀官之制五帝皆殊考  
其言而既出舊章窮其理而便爲故實恭惟朝廷之  
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羨將以觀盛德于七  
代展明祀於十倫一時而儻墜斯文千載而永爲闕

典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  
時德儀何代故事是以理闕疑滯未日聖謨道合變

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  
尙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卽  
地遠上都定廚孝享之儀徒有尊崇之稱伏據開元  
中追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  
立廟於京都制度斯在况陛下入清內難光闡帝圖  
德澤廣浹於華夷廟享猶虧於祖禰若宮廟須成于  
遠塞則蒸嘗慮闕于孝思今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  
廟望依御札並加帝號兼請于維京選地立廟中旨  
令就應州舊宅立廟餘依



四月左散騎嘗侍李光憲上言曰臣聞國之重事惟祀與戎四時薦享之儀合以敬恭備禮每祭三公具列御史監臨行事群官皆宿壇廟或屋宇不庇風雨或止泊投寄村園無戶牖以防虞無薦席以藉地苟傷棲旅難責精虔禮或不周福將安望乞令量事添置庶保肅恭疏下所司竟不行

三年十一月中書奏舊制凡降冊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持節之儀尙闕臨軒之禮今後有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與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者禮備受之者感深寧惟轉耀于皇猷實亦永標于青史從之

是月太嘗定唐少帝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曰謹按禮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太尉率百寮奉謚冊告天於圓丘廼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以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廟申寃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



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用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宐令曹州城內選地起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嘗寺定少帝謚昭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年昭宣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於僞室立新廟于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年之耻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

禮既際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承祀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

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欲不言景宗祇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嘗從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勅皆可之議者以毀廟之主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且昭宣上去玄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也六月國子博士田敏上言曰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國是遵百王所重



是以肅雍清廟禋祀玄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臨將置齋則仲尼所慎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罍陳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起屋宇詔下有司竟不行

八月大理正路航奏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久曠時祭國之二柄文武之宗請復嘗祀從之九月大嘗博士段顒奏臣聞國之大事惟有祀典竊見時祭遇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祀則諸寺卿監行事小祀則委大祝奉禮而已並不差官以臣芻蕘竊謂不可今小祀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廟伏以奉命行事精虔宿齋儻偏見於朝官涉不虔於祠祀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宐依

十二月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宐不赴行香並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祀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爲



皇后時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行文字尋嘗祇呼皇后從之

九月太嘗禮院草定冊奏王儀注太嘗博士田頤奏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大臣其日受冊者服朝服從茅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出不載謁廟還茅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閣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詣殿庭立于高位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王院亦無乘輅及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

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所專稟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廟庭者敬順之道也今冊命秦王當司欲准開元禮冊命儀注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脩鹵簿與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出應天門外奉冊載於冊車王升輅謁太廟訖還理所如來儀從之

是月太嘗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之主未毀之主並合食於太祖廟功臣配饗于太廟之庭



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爲始封之祖既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祀于前聖朝中興重脩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明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禘饗不及於太祖代祖亦已祧廟太祖東向之位則有違於禮意而沿革未聞今所司奉脩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尙書省集百寮商議戶部尙書韓彥憚署百寮議狀奏曰伏以三年禘而五年禘違古通規祖有德而宗有功前王令範始封爲百代之王親盡從群廟之祧繇是昭穆罔差尊卑式敘標諸前典是謂格言我國家土德中興瑤圖再造旣展郊禋之禮爰崇禘祫之儀典冊畢陳孝思無極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累朝頌議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移聖祖神孫左昭右穆洎經兵革久廢蒸嘗蕪沒宮庭陸沉園寢迨天中興國祚重立宗枋議出一時制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不失舊物欲尊太祖之位將行



東向之儀爰命群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尊守歷代無虧今既行七廟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顏真卿立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於貞元則以爲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雅得其變禮之宐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敘列昭穆群寮聚議貴在酌中臣等謬列周行咸非博識約其故事庶叶典章勅旨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田敏奏請依春秋藏冰願冰之儀以清陰陽愆伏之診勅旨藏冰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儀廢於近代既朝臣之特舉按典禮以宐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宐依其桃弧棘矢以下事从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宐准往制任藏冰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覆奏尙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函有弔祭之恩群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不等君親之義無偏况卿士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兼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依此制



冊府元龜

乞頒發其狀尋印已出令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  
目如後目是文班三品至七品武班二品至四品凡  
丁憂者皆有等第頒給是月尚書左丞崔府參奏以  
中祠大祠皇帝合與祭近雖差官行事是日亦不親  
朝竊觀乘輿有時或出於禮不便請不行為從之  
三年五月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季春秋二仲  
月上丁釋奠于文宣王以充公顓子祀是以國子書  
等為十哲排祭之時祇在宣聖充公十哲生前祭真  
其有七十二賢圖形于四壁面前皆無酒脯又見每  
歲春秋二仲月上戊釋奠于武成王廟以漢留侯張



乞頒賚其狀尋印已出令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  
目如後目是文班三品至七品武班二品至四品凡  
丁憂者皆有等第頒給是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以  
中祠大祠皇帝合與祭近雖差官行事是日亦不視  
朝竊覩乘輿有時或出於禮不便請不行馬從之  
三年五月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  
月上丁釋奠于文宣王以充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  
等為十哲排祭之時祇在宣聖充公十哲坐前祭奠  
其有七十二賢圖形于四壁面前皆無酒脯又見每  
歲春秋二仲月上戊釋奠于武成王廟以漢留侯張



良配坐武安君白起等為十哲當排祭之時祇于武成王張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圍形于四壁面前並無酒醢自今乞准本朝舊例文宣王武成王廟四壁諸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祀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中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武成王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已來廢四壁英賢之祭今准帖為國子博士蔡同文奏文宣王武成王四壁英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者當司今詳郊祀錄文宣王武成王從祀諸座各遵二實以粟黃牛脯豆二實以

葵俎鹿醢盞盞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奉勅文宣王武成王四壁英賢自此每至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脯醢等諸物以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藉鞋履便隨公卿外降于壇墀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外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外壇人並者



履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  
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  
卯時從之

卷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蔚奏

分守建南道左右布政使臣胡璠

知建陽縣事臣黃

掌禮部三十二

奏第二十二

奉旨開府憲願元年正月申書門下奉

皇帝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在宗今

祖請下尚書省集議

下尚書省集議



履具緋衣晴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大微宮使即時行  
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儀  
即時從之  
卷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掌禮部 三十二

奏議第二十二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廟見饗七  
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今明宗升祔  
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  
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



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宗於先達  
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公革及莊宗升祔以  
懿祖徙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  
之後始有追尊之儀只此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  
引事且踈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新規將來升祔先廟  
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徙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  
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  
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  
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  
父子俱懿於禮可乎將來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  
敘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  
今又及獻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  
祖如景皇帝豈可祧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上言太嘗以五月朔  
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  
室不坐此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  
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此例行之詔日日  
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嘗年例

五月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嘗以明宗二十日祔廟太



尉宰臣攝緣馮道在假季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  
今劉昫又奏臣判三司事繁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  
司上言曰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愚大朝會入  
閣宣召皆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日屬私致齋日請  
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

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嘗禮院申冊拜王公如在京  
城所司備鹵簿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如在外鎮  
正衙命使押冊赴本道行禮其車輅法物故事不出  
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德鈞封北平王青  
州房知溫封東平王皆備禮冊命其合用車輅法物  
在兵部太嘗太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禮後送納本司  
從之

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聖德和武欽孝  
皇帝忌群臣奉慰行香固有嘗禮伏以皇帝陛下祔  
遇忌辰不用嘗歲臣等商議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  
不坐朝從之

三年二月太嘗禮院奏據兵部侍郎馬縉上疏言古  
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  
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  
差錯爲大功九月太嘗傳士段顒稱自來給假無依



今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爲親姨服小功今  
令式服大功爲親舅服小功今服大功爲妻父母總  
麻今服小功爲女輩爲外甥總麻今並服小功此五  
條在令式與精義不同未審依馬縉所奏爲復且依  
令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制禮無降  
減之名五服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  
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緇恩制喪以禮  
加太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總  
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聖遵行已爲故事傳于  
令式加至大功今馬縉奏論以爲錯謬况編昔事本  
朝槩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  
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  
而有服或引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  
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爲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今嫂是  
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踈於猶子  
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  
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  
爲是卽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室之文何止大  
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彝倫勅下尙書省集百官議  
尙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



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有  
一本內編在假寧令後不言奉勅編祔年月除此一  
條又簡七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連者所司行已多年  
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按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  
紊周公之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  
取差誤近規行編祔新意稱制度且違大典言令式  
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  
諸服紀竝請依開元禮為定如要給假却請下太嘗  
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一本編祔令文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奏參議冊四  
廟狀曰臣等據太嘗博士段顥議云夫宗廟之制歷

代為難須廣按禮經旁求故實通古今之理為規式  
合天道人情為楷模伏緣禮有隨時損益各異遂置  
議論多別禮出眾途今總歷代之宏規議新朝之定  
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堯  
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云夏立五廟殷立  
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郡國共計一百六十  
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  
四後重議上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  
後却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



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尊周法議立七廟次便禪命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於長安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後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以下至禰四世卽親盡也更立始祖爲不遷之廟共爲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也又按尙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有四廟之禮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卽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要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矣今顯等叅詳唯立七廟四廟卽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簡錄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勅旨宐依者臣等今月八日於尙書省集百官詳議



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和平必先宗廟是以  
 孝為教本所以弘愛敬而厚人倫禮乃民防蓋欲辨  
 尊卑而明法制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  
 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穆也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  
 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  
 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  
 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  
 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名矣至於三代已後魏

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於建國之始  
 不盈七廟之數也伏惟皇帝陛下大定寰區方興教

理既先自家形國固當率土咸賓今欲請立自高祖  
 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恐於  
 講德論功有失靈源茂緒稟自中旨共謂得宜臣等  
 幸列明庭獲逢景運顯奉如綸之命共詳立廟之儀  
 雖竭討尋慙非該博有愧上塵聖鑒實慮未協宸衷  
 不免迂踈仍虞漏略又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臣前  
 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外請別  
 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  
 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



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

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闕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為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



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變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者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更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附麗之從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以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達觀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祖之



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已來有國之初多從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再與奪聞奏者又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百官詳

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嘗禮院議狀准立七廟四廟卽茲通其理其他所論竝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卽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魯祖禘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云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卽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



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准勅  
 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  
 祖之文備引古今細詳沿革合前王之茂典是歷代  
 之通規况國家禮樂刑名皆約唐典宗廟之制須據  
 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  
 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為定臣等考詳  
 典禮上奉聖明雖共竭於懇誠實倍慙於淺近從之  
 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  
 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稱在此

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諱音聲相

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則  
 不諱側聲若諱側聲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  
 偏傍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勅朝廷之制今古  
 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闕曆數虔奉祖宗  
 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  
 所為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朝行

四月詳定院奏太嘗博士段顒進封事云臣竊見維  
 京四面所有祠祭諸壇等自近年以來相次官員祭  
 告不住芟薙掃除漸似低平久虧增飾今乞下太嘗



寺牒河南雒陽兩縣應有管係壇所方以農務未興之時各勒逐近量差三十人功添補脩泥須及元格尺丈高濶其齋宮慮有經費據難脩營稍候秋登亦望條理自然百虛允集萬福攸歸臣等參詳大凡祀祭事在敬恭惟於齋壇最宜崇飾從之

四年六月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復於南未盈而沒太嘗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麾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今所司灋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有蝕之唯謹藏兵伏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書奏欲行禮從之

八月乙巳中書奏太嘗禮院定來歲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圓方偏扇各十六行障三坐障二繖一大扇一團大扇二今車障傘扇是同光年皇后灋物欲雅飾牙使厭翟之車后以四馬權去二馬用之詔從其議

十一月禮官奉詔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朝會其畧日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群臣在庭竊以九品分官隨



時有異或以卑高定分或以清濁爲資積習是嘗造  
次難議請沿近禮依內宴列坐開元禮稱賀之後皇  
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以侍坐解劔履於  
樂縣之西北竊以開元舊制長安廣庭故可以究皇  
儀而展帝容陳百辟而贊群后今京邑新造殿廡未  
更若用前規慮爲隘狹議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黃  
袍百寮具公服候朝堂弘敞卽舉舊儀二舞鼓吹熊  
羆之案工師樂器等事繇久廢無次頗甚歲月之間  
未可補備請且設九部之樂權用教坊伶人詔曰三  
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其餘所議宜悉從之

是月太常禮院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  
五室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堦中容二主廟  
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祭  
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  
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  
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  
太宗與其后暨莊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  
一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行饗禮閱帝莊  
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脩製祔廟  
及三后請定謚灑從之



五年五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橫街之南及至餘官卽悉於崇元門內此蓋事因偶爾習以爲嘗又入閣禮畢之時群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伏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卽時直出惟此二者禮僣序失乞改正勅官爵之班卽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爲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竝於崇元門外與諸官崇行異位一時列拜假滿橫行卽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

是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復請宰臣跪爐百官依嘗位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爲定制

二月太嘗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婚用駙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王之聿加玄纁以代用馬函書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宜令答拜仍令鄭王重貴主其婚



姻其婚禮中外不賀餘依太嘗禮院所奏

少帝以天福七年卽位是年太嘗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靜祖肅祖睿祖憲祖今高祖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有司詳議廟制以高祖神堯皇帝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高祖神主請同唐高祖神主并祔從之

開運二年二月右輔闕盧燮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誠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時祭嶽瀆皆是本道觀察使親賫御降祝文詞所行禮唯中嶽頂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德俱高遂請少尹或

上屬賓席攝祭近歲多差文叅府掾習以爲嘗不唯有瀆於靈祇兼慮漸墮於祀典臣欲請河南尹却於華州交州定州孟州觀察使例親行獻禮仍令本縣令讀祝文者勅曰盧燮請河南尹親及廟貌冀表精虔在禱山川誠爲重事且浩穰都邑豈可闕人今後祭中嶽宜令河南尹往彼行禮

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多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稟勅已遲乞以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關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關事從之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太嘗博士段頤奏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供爲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曰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卽於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六廟從之

隱帝乾祐元年六月太嘗禮院准奏天福十二年六月中勅追尊六廟當司尋各牒所司請排比法物脩製冊寶并袞龍服通天冠絳紗袍鎮珪等所司脩製並無次第者伏緣當司勘造逐年四季祠祭晝日內正月上辛祈穀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九月季秋大



享明堂十一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  
 十月孟冬神州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准禮例奏告太  
 廟一室配座并四孟月及臘饗於太廟伏以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晝日無配座之儀宗廟闕薦饗之禮今  
 詳典墳有虧禮敬伏乞再下所司申請脩制從之  
 九月高祖神主將升祔太廟有司奏議文祖明元皇  
 帝室神主祧之置於夾室祫享即出之

二年司封郎中裴吳上言國家郊廟社稷百神祀祭  
 皆在雒陽臣每見差官行事諸神壇墀多無齋宿之  
 所十三公之職衣冠於旅舍田家狼籍凶穢無所不  
 有恐非精誠蠲潔展敬之道也臣請下河南府於京

城四郊聊葺屋宇充齋宿神厨之所從之

三年河南府京兆尹言差官簡較高祖長陵世祖原  
 陵高下步數言竝無祠廟初國家議立宗廟議官不  
 詳舊事乃以前漢高祖後漢光武繫六廟乃脩緣廟  
 寶冊太嘗卿謂臣曰高祖世祖寶冊已在陵內不勞  
 複製但告之而已為輿言所惑竟為之

宗正卿上言諸帝陵園所司時享須有寢殿司官今  
 高祖世祖二陵竝無祠祭之所請各下本處令於陵  
 側粗脩齋宮以當寢廟下所司計度所司引唐朝奉



陵故事所費鉅萬遂寢其事以至國亾二祖之陵不  
霑一奠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議合  
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  
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  
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從之

二月太子太傅和凝等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室左  
宗廟而右社稷率繇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於前  
史雖文質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  
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  
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言爲軌範動合典墳超百  
代之哲王總一時之盛業據禮議立四親廟允叶前  
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嘗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  
元殿命使奉冊四廟以舊儀服袞冕卽座太尉引冊  
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  
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  
授寶儀如冊案恭以興王之始稽古爲先四方見尊  
祖之心萬代傳敬親之道臣等恭詳至時請皇帝降  
階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迎太廟社稷神主到東宮日未審  
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當使此無禮例故實簡詳請  
三省官集議勅宜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兩  
省五品以上同叅議聞奏時議者以人君謁廟有時  
又祭服行事若迎郊謁見難行饗獻之禮嘗服又恐  
非宜是以集議及兩省集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  
珪主議或言吳王孫休卽位迎其祖父於吳郡入祔  
太廟休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嘗服奉迎此其例也  
禮酌人情假令齋車載主以從行未必皆須祭服行  
事迎之宜也司徒竇貞固等獻議曰陛下方祇見於

祖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爲宜  
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爲是其迎奉  
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從之禮儀使言來年正  
月一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於圓丘准禮以  
祖廟配祭依祠令以信祖睿和皇帝配勅敬依典禮  
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嘗具制度以聞有  
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入寶其一曰神寶其二  
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  
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寶秦皇以藍田玉刻之  
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盤五



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爲名竝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或亾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太后以璽字涉嫌改之爲寶八寶唐代符寶郎典之貞觀十六年別置玄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天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製度勅令製國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四寸螭虎紐其一宜以皇

帝承天受命之寶文其一宜以皇帝神寶爲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史臣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邃古無文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七國稱皇帝李斯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斯爲大篆書文之形制爲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亾子嬰以璽降於軹道漢高祖得之與斬白蛇劍世傳寶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璽於元后后怒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公孫賓以璽送更始劉玄敗以授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門亂張讓投璽於井孫堅討董卓



入雒見井有五色氣乃村得之持歸以授袁術術敗  
 荆州刺史徐瑒得之詣許授獻帝漢禪魏文帝得之  
 魏禪晉武帝得之劉聰陷雒陽得之聰死歸劉曜為  
 石勒所擒璽歸於鄴石季龍傳冉閔閔敗東濮陽太  
 守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授穆帝晉禪宋劉裕得之  
 宋禪齊蕭道成得之齊禪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  
 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欲以璽走江北為追兵所  
 迫乃投於栖霞寺井中寺僧永杼得匿之陳永定三  
 年永弟子曾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隨叔寶入長  
 安隋之始得秦真傳國寶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篡  
 逆以璽北度至韋縣為竇建德所敗寶入建德建德  
 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寶獻唐高祖祿山之亂肅宗  
 即位於靈武上皇遣崔圓送璽於鳳翔代宗之避狄  
 分陝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入寶從黃巢之亂僖宗  
 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門神器俱在天祐四年輝王  
 禪位於梁命宰臣楊涉送寶於大梁梁亾莊宗入汴  
 得之同光末內難作亂兵犯蹕寶為火所灼文字訛  
 缺明宗清泰復傳之清泰敗以傳國寶隨身自焚而  
 死其實遂亾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  
 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



大耳不知何代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郗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東晉末傳於宋高祖宋亾入齊蕭道成得之齊亾入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携走江北獻齊文宣帝宇文氏滅齊武帝得之歸長安宇文亾入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爲受命璽開皇九年平陳始得秦氏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亾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亾竇建德妻與秦璽俱獻長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秦初制受命寶時別製六璽一日皇帝行璽封冊諸王公用之二曰皇

帝之璽與王公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諸夏發兵用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冊蕃國用之五曰天子之璽賜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蕃國兵用之六璽皆曰玉刻螭虎紐方一寸五分高二寸傳之歷代或有亾失北朝鑄之以金所謂乘輿八寶也太宗貞觀中別刻玄璽莊宗時或引玄璽又別刻受命寶天福初晉高祖以傳國寶爲清泰所焚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張彥澤入京城晉主奉表歸命於虜王遺皇子延煦等奉國寶并命印三面送與虜王其國寶卽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廻虜王與晉帝詔曰



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其真實速進來晉王奏  
曰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僞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亾  
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  
別有藏匿也漢朝二帝未暇備製故太祖命有司特  
製此二寶焉

八月太嘗上言祭禮宗廟之祀三年一禘以孟冬五  
年一禘以孟夏所以別尊卑審昭穆也四時之祭薦  
其嘗事故禘禘之月則不行時饗恭惟追尊四廟經  
今三年准禮合改十月孟冬薦饗爲禘并徧祭七祀  
從之史臣曰禮官謬舉也禘禘之祭比以祧廟之主  
無嘗饗故有三年五年合食於太祖之禮今太廟四  
室聯棟而承五饗何合之有言審昭穆者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今但三昭三穆而已無  
勞審也

九月將有事於南郊議於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嘗禮  
院言准雒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兩頭有夾室  
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每間一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  
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  
脩奉從之

是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禮祀上



帝以蒼璧祀地祇以璜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於璧而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辨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脩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脩製從之

是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例云古者文字皆書於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冊唐初悉用祝板惟陵廟用玉爲冊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爲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准禮用祝板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准開元禮并用祝板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祝板爲宜從之

世宗顯德二年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祀祭多用



太牢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黍養特可  
愍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  
尋禮籍三牲八簋之制五典六樂之文著在典彙迭  
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  
多質畧近則梁武麪牲笋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  
則然於奉先之議太劣蓋禮主於信孝本因心黍稷  
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  
祀長保於宗祧而牲俎何須於質粟但以國之大事  
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管其南北郊  
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  
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以下雖非舊典貴減犧  
牛是時太嘗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  
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  
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  
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卽是馨香望古  
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竝可止用  
少牢者特待時和年豐然後克脩嘗禮又按會要天  
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  
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  
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嘗式其年起請以舊



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  
 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宜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  
 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饗圓  
 丘方澤仍依嘗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  
 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  
 一餘祭並隨事而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  
 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丘方  
 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只昊天上帝太廟又  
 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

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  
 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  
 太廟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  
 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奉勅祭祀尚  
 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禴祭重於殺牛黍  
 稷輕於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  
 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圓丘方  
 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嘗式  
 四年四月乙酉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噐祭玉制度



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內方外圓又云璜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裡也肉邊也而不載八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

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

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竝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瑗環三者有好其餘琮璜之器竝不言之則璜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嘗卿田敏已下議以為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引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品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

五年六月癸酉禘於太祖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禘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嘗傅



士聶崇義以爲前代備廟累遷及追尊未毀皆有禘  
祫及引故事凡九條以爲其証其畧曰魏明帝以景  
初三年神主入廟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  
已後五年爲嘗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  
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  
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  
明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  
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  
武乃受命之君才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  
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有時  
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  
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文多不載至是終從崇義之  
議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十四

二十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

掌禮部 三十三

謚法

夫生有爵死有謚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  
爲之所以彰善惡之迹垂沮勸之道君子知勸小人  
知懼焉故周公太史漢官大行實掌其事自春秋已  
降載籍所紀始自列國之辟以迄有位之臣或有司



間溢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可銓次以明行實復有性惟擣味行匪純正或謬舉於公朝或肆奢於私室或矜伐以忤物或朋比而構釁觸類而言為累匪一繇是舉易名之典示貶惡之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悚懼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

信驪姬公子重

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蓋皆嘗為盍何不也志意重耳欲使

言見諧之意重耳申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

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

然則盍行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使人

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及至於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傳舅犯之

維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

今言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

子驪姬之子齊伯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

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及後狐突懼乃稱疾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

賜猶惠也

再拜稽首乃卒

既告狐突乃難經

是以為恭世

子也

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為子家所弑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謚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

不得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孔多矣孔大

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

窆之事窀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禮所以從先君於

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也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殘

殺不幸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爾若之何毀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

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鶯言子囊

之善公叔文子卒文子衛南公之孫名攸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為魯昭公二十年盜殺

衛侯之兄繫也時齊豹作亂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

掌禮部



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文有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侯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

子聞之日可以為文矣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

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析宋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

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

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

河間王德立二十七年薨中慰嘗麗以聞曰王身端

行治

端直治理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

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

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景武謚曰桓廣地謚也謚灋布義行剛曰景碎土服遠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議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待遷父死

不犇喪

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

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

陽城侯劉德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灋

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

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



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

以其妾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爲平河侯平帝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仁謚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爲太嘗坐瀆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發病死初業尚成帝妹潁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者錄勲臣頌其德美生

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之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亾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新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雒陽舉  
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王心不越濼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  
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  
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塋雒陽問  
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  
後奏至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  
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按謚濼  
以禮成之顯彰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濼帝乃下升  
章以示公卿至塋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陣送塋謚曰成侯

朱頡脩儒術安帝時至陳相卒頡子穆與諸儒考依

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與人共謚爲文忠

先生

袁山松書載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文忠之實也忠以爲實文

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爲侍中病歸以黃老教授卒於家鄉人謚曰文



父

張霸為侍中卒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黃門孫程誅中嘗侍江京等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頴陰令丘續追謚靖曰玄行先生

范冉冉或作丹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號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後歸鄉間絕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於家何進遣使吊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卒早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稜陳留郡人邕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定公邕祖携碑



云携字叔業有周之曹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及君之身增脩厥德順帝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革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其行不差曰定

魏大傅鍾繇薨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大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吳質爲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祗爲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祗上承王指下按闔豎深見信愛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亾加美謚謚曰忠侯

趙雲爲鎮東將軍後軍敗貶爲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皆追謚時論以爲榮

雲別傳載後主

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旣著朕以幼冲涉途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云宜謚



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謨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

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較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饗位非嘗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養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



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氏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恬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紹自表改謚曰元

賈充為太尉錄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充用韓謚為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

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



今毅功德竝立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畧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輔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

曹志為散騎嘗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及卒太嘗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陳準為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嘗奏謚散騎嘗侍領國子博士嵇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嘗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郭奕為尚書卒太嘗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紹曰謚所以旌德表



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踰於

是遂賜謚曰簡

太康八年十月太嘗上謚故太嘗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

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僕等并云夫無窮之作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禕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於毀之廟成祭武茂劉納竝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萬世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不惶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愚愆罔有意拒願加也同堯舜以來司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辟之議又引周公文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甚當爾宜謚真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攸之言為然

滕脩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脩為安南將軍廣

州牧太康九年卒謚曰聲脩之子竝上表曰亾父脩

羈繼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

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繇勞動少聞

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殞

臣承遺意輿襯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

謚脩曰聲直章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

帝乃賜謚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丞從征西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萬

年力戰而沒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嘗賀循

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人

司百僚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



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珩少歷散騎嘗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  
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珉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  
竝遇害太元末追謚曰貞

謝石爲衛將軍薨請謚下禮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  
石階籍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  
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  
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夭亾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

聞建學較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  
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  
免惟塵之譏塞素飭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  
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  
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  
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  
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



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  
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  
文襲弋絺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  
息良繇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行不及  
物若存罰其違亾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王述爲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爲會稽內史左將軍征虜循兵敗握節死詔  
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子孟靈休竝各  
奢豪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顏師伯爲散騎嘗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尹爲前廢帝  
所害明帝卽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  
厄會殞命潘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  
貶贈典可詔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明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徽  
猷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敬弘神運坤簡職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



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  
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乘尚想遙分典懷  
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謚爲文貞公

劉延孫爲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  
南齊長沙王晃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太祖嘗曰此我  
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彥回爲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直齊初爲尚書北部  
郎時彥回與季直素善頗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  
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爲文  
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  
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晏爲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  
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  
謚帝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  
宋來不加素侯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嚙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爲嚙立碑謚曰貞簡  
先生

徐勉爲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  
帝謚曰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爲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



祖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八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為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於州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為州專意聚歛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

蕭子顯為吳郡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

高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曄為晉陵太守卒於群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為西魏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登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王儉為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日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葬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訐平原人州辟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



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沈靜爲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敞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蕭眎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周敷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廸與廸對廸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廸所害詔曰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浮惻慘愍悼於懷可存其第賦量所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袁泌爲司徒左長史卒於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質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爲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為太尉封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尅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樂王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生王

任城王世雋為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鄭羲為交州刺史多所授納政以賄成徵為秘書監率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學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

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榮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於衷又前歲之選匪繇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傳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高祐為宋王昶傅昶薨徵為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嘗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彭城王勰孝文宣武時累有功及薨太嘗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



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叅政  
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漠北告危皇赫問  
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慄奮  
猛御戚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  
於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嘗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整百揆庶  
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典  
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叢亮聖衷美  
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舍問周達曰宣謚曰  
武宣王

于忠爲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嘗  
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慝好殺按謚法性剛理  
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大嘗卿元脩儀  
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  
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議不同事奏靈太后令  
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嘗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  
亾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榮護喪事州郡表列孝  
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  
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



奏有司乃謚曰恭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冀州刺史盧昶奏太嘗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飲惠化入總端二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議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

索敞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爲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薨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爲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太嘗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者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嘗存也凡薨亾者所屬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嘗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



狀失實中正坐如傅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  
 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行其臣子自  
 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  
 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  
 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  
 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  
 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  
 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  
 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  
 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  
 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  
 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  
 自今已後明勤太嘗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  
 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准人立謚不得優  
 越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為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  
 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  
 徽錫兩號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  
 之唯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羊祉為平北將軍卒太嘗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



謚曰社志在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伏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襁負懷仁謹案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准行必當其迹案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准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唯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墮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謚法准狀科正豈有舍其行迹外有所

求去狀去稱將何所准簡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鄉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彰內外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弘烈主簿李瑒勅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准行易名獎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又述奏以府寺爲允太后可其奏

馬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內都大官太師薨於代有



司奏謚詔曰可以威疆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

後周趙善為左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

屬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

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曰敬

隋楊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

道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蜂

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

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陳叔達貞觀初為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太

常議謚曰終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

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

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

曰無逸人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

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謚為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勅曰虞

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弘益易名

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蕭瑀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



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謚曰貞福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嘗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

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除贈改謚詔從之

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議謚為縱

許敬宗為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嘗定謚博士袁思書議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

女如夷落聞時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虛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

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與之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黃福時議

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

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為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

謚為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直且孝徒以日食



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韋巨源卒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嘗博士李處直謚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叶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爲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

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在不

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群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買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



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關通中人附會武氏  
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故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野將以對越天地光揚  
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推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  
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  
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  
悖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嘗博士唐紹  
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  
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尙搖  
周章夷猶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謀上官

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大業垂成  
而休命中輟者職繇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  
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  
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  
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  
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  
言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徃在貝州時屬九陰災逢多  
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  
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  
桑織紉可輔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內士女去其鄉



并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秋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誡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訟省之曰程裴二謚可謂議之無愧者

宋慶禮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定謚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亾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爲專禮部員

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鎭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儲邊亭宴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亾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爲尚書左丞燕國公卒太常初謚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



俗簡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  
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  
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  
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追也謚日文貞何成  
勸沮請下太嘗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  
議請依太嘗爲定衆論未決上爲制碑文賜謚日文  
貞繇是始定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太嘗博士孫琬將議光庭  
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  
爲希蕭蒿意旨帝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

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曰  
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葬之加一等蓋加其有功也  
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卽受寵被寵安唯  
德是褒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  
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爲  
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  
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  
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  
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  
之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左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都官員外郎韋康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嘗所謚不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在以墨線受職事雖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爲安祿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太嘗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雒陽陷沒於時東京人事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爭脫奔轂或不耻苟活其飲盜泉奕獨正

身守位仗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伏慄奕不變其色西面辭君而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雒陽之存操兵者實在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奕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



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安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

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韋陟爲左僕射卒太嘗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尙書顏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嘗之狀

吳兢爲嘗王傅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吉等州觀察使洪州刺史張鎬奏曰故嘗王傅吳兢先朝史臣歷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旨謚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



恩褒其嘉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勅出改曰文懿

太嘗

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

改謚曰

文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乂等劔南節度議謚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又按禮經云禮始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行

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請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為其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崇位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既詒越禮之誚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嘗寺重議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



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塋前謹按三百經禮三千威儀曾不言已塋則不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塋後苗太師一年矣呂涇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塋未塋為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

一等豈待因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為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呂禔為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嘗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嘗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日在台司齟齬無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禁異貞則幹事身則利人威烈烈規不可



備傳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蕭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傅士獨孤及議曰秦苻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蕭謹按舊議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人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業不一謂一名禮足以總其善於是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焚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福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此言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存乎數字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宣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福也然肅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禋之從政威



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  
隨會寧俞之不稱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  
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會之勇智  
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  
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身死之日竝謚曰  
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上  
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  
曰肅

楊綰卒贈司徒太嘗謚爲文貞北部郎中蘇端馭曰  
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爲列辟  
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來  
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文曰文清白  
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舉  
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  
隳壞紀綱心貳於君旣懼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  
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  
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裏正  
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  
日使元載禍大減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  
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



忠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非塞人勞有過  
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  
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  
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  
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  
速言乃寂寥啓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  
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採策之歎近甸諸邑多興  
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旣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  
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  
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  
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間敬祖  
之禮位極止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  
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  
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  
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之  
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  
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  
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  
於燕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尙謂不可至  
今人故稱之繇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嘗詳他謚



以守葵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  
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  
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朝議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博士脩  
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舍  
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  
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辟稱良  
史學茂醇儒委任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  
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清  
風沒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賜以美名謚法曰忠  
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  
之風厚於俗也

張伯儀爲荆南節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  
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  
司博士李吉甫論之曰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  
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爲不然自中興三十  
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  
若進而亾師貶以爲義誠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  
名而忘一戰之効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



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矧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爲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日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爲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初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爲涇源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爲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弘農印倒印符以追兵還至維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悉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竝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贈

馬燧為司徒卒太嘗奏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

太祖謚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嘗謚曰

威烈德宗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為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為武三思所害元

和三年柬之曾孫曠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相上聞

因令有司授曠官仍定柬之等謚柬之為文正彥範

為忠烈敬暉為貞烈崔玄暉為文忠袁恕已為貞烈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三十四

謚法 希旨 繆妄

謚法第二

唐鄭珣瑜為相卒贈尚書右僕射太嘗博士徐復議

請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駁曰夫謚所以昭德德既

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持立寡言慎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九十五



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謬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尙矣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竊觀兩字之謚或有兼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謚切所未諭請

下太嘗重議太嘗博士徐復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

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今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謬諤且曰二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事愚以爲巽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推擇群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暨當均軸流品式敘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



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  
 丞相如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難誅力  
 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  
 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廣愛為  
 心莫不開稱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患免逋  
 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嘗主踐名教者  
 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珣瑜所羞  
 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  
 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  
 晝接貴幸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代莫之敢非珣瑜眾  
 請所繇上陳利害且日取於人而未讐其直焉得有  
 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  
 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  
 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環宋璟張說崔祐甫竝謚曰  
 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竝謚曰  
 文獻李元紘韓休竝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  
 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  
 以文包羨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  
 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名文物二  
 百年更閱群才發揮王度豈擬名之典獨未得中邪



不然何輕沮之爲駁正所設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宐  
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  
字何害如常巨源附會克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  
至公人則悅服今旣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  
豈得苟而已乎若曰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  
乎愚所學者矣夫威烈慎靚周王之文謚也文脩文  
成漢祖之佐命也霍光爲宣成孔光爲宣烈中代之  
勲德也劉寬爲昭烈楊賜爲文烈東都之歸臣也安  
謂其無二字哉况文之爲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  
焉有忠信節禮焉有寬立不攝堅強不暴焉有敏而  
好學不耻下問焉夫匪一端各有所當若皆西伯季  
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歟之類皆不爲  
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爲  
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叅諸  
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兵部侍郎李巽再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嘗請依前謚曰文獻者  
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  
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  
之人懲其惡而勸其善政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  
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



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威烈慎覲是也或時主之  
 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  
 不加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  
 過也貞惠文子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  
 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則記之  
 失也以一善加一字卽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  
 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  
 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  
 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所述卽戴聖豈  
 得而增也昔宣尼脩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  
 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  
 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  
 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於議  
 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  
 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  
 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  
 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  
 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  
 故加於嘗典以明其行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  
 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嘗以避



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絃等加字之謚皆  
黷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爲訓也  
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  
或忘身狗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爲  
進善以辭疾爲嫉邪皆尙口爲辨非守典確論也夫  
以典選者皆爲進善邪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  
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  
資置署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  
而終豈僞疾邪借使僞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  
家臣尤殺身狗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  
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  
非之明卽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可質  
於太嘗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嘗人所知也珣瑜  
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  
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特中規激  
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嘗舉其下詰李實未爲多也謂  
爲謬者衆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  
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未學之過也無荀令君之  
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謬  
以珣瑜之行清而無缺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



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巽之言過也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至於言謚美以惑人聽此當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則當以矯之也不矯則逶迤遂遠以至於亂制也此有國之誠也威烈慎靚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後之專筆削則宜有以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効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嘗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候再告敬從復議謚文獻

元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誅死太嘗傳士崔韶請謚曰荒左司郎中韋孔景請下太嘗重議博士王炎改謚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嘗王彥威議曰元載謚成則不得為縱縱則不得為成成縱並施美惡齊致考之嘗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福事出恩制不可擬據依爾後崔韶以平



厲謚楊炎以壯繆易伊慎此皆感於貞福混淆不可  
之文詳在駁議今明其說恐悞後來事寢不報  
王士貞爲成德軍節度使卒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  
謚太嘗博士馮宿以爲懷柔之議不可遺其忠勞遂  
加之美謚

李吉甫爲宰相薨太嘗謚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  
敬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  
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茂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  
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  
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室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

吉甫稟氣全才乘時佐維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  
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  
衡疊致台衮大權在已沉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  
信諂淚在險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  
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  
百揆兵者凶噐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  
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  
野戎馬生郊皇上肝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農  
人不得在畝績婦不得在桑耗賦歛之嘗貲散帑廩  
之中積徵邊徼之脩過運輓之勞僵尸流血髣髴成



岳毒痛之病號訴無辜勦絕群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著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從侍之臣擒翦東吳則訐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也舉忠烈之廟豈不近之匿愛也焉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

記曰憲章文武又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睥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冠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賜謚曰忠于頔薨贈太子賓客太嘗博士王彥威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游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倜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烏鹵生稻梁



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  
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  
可隱深則及泉土總周棺水至露皆頓悉命以官地  
收疾當時稱之爲蕪州則繕完隄防䟽鑿畎澮列樹  
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  
有征軍不乏見糧師未嘗退表尅吳房朗山生得賊  
將遽以兵柄授之惟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  
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  
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  
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徙所路出于漢頓遽命  
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  
而西停於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  
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  
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  
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  
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  
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爲政之術蓋初以利興  
害去爲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  
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  
罪以示顯戮人到於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浹元侯



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文子罪官  
輅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浸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  
不辜曰厲復狼遂過曰厲請謚爲厲或曰太保繇文  
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  
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  
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不然夫類能而授聖  
王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  
一惠至於論譏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平  
易名則以優迹春秋議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摯  
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  
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而尙書右  
丞相張正甫封勅疏奏不荅留中不下然賜謚勅封  
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爲同州刺史所封  
勅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竟不施行太  
嘗博士王彥威又上表云聞古之聖王立謚法之意  
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綬冕之錫片  
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邢家之禮典而陛下勸懲  
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賓客致仕于頔頃擁節旄恣  
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作王樂侵  
辱中使擒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以定謚爲



厲今陛下不忍改賜曰思誠爲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極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况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盡望徼倖且如頤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將來不是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頤者衆矣此其謚也則又引頤爲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是恩發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臣此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貨足以藩身威足以鉗口而法吏顧望自愛或不能度糾天刑生前網已漏鯨沒後戮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嘗賜謚引之則吉甫之相也豈犯上殺人乎以頤况之恐非倫比如或以頤嘗入錢助國改過求覲兩使蕃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剥下以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譴征瘡疾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高爵以勸或臣申恩以徯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頤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崛起之名錫之姻親始脩覲禮豈可持此况彼而以朝覲爲功乎若然者則頤雖有游夏文學龔黃政令班超之絕漢匪躬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彌縫惡迹降減罪名伏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



頗之道恩繇義斷政以禮成使褒貶道存倖僥路絕  
 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錢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  
 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  
 臣義士雖受屈於生前死獲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  
 於當時沒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  
 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  
 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  
 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  
 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惟名與器  
 不以假人名器君子所司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

政下則國家從之矣于嶼頭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

克暴移軍襄鄧迫脇朝廷擅留逐臣邀遮天使當先  
 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鉄鉞之誅得  
 全腰領而斃誠宜謚為繆厲以沮兇邪豈特加美名  
 以惠奸惡如此則是干頓生為奸臣死獲美謚竊恐  
 天下有識之士以為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  
 前詔却依太嘗謚為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紊  
 杜佑卒贈太傅太嘗博士柳應規謚忠簡太嘗博士  
 尉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眾全和葆光不病於物  
 類其能考終得不為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士而極



重任一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憚乎請謚爲安簡

范希朝卒贈太師太嘗博士馬定請謚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嘗重定太嘗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謚宜

馬暢卒贈工部尚書太嘗博士林寶議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謚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尚乖易名之典未正事須再牒禮院請重議者且以暢墳土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冊虛美之

命難乎况尚書責實當究是非易名宜存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使傳舊章既失後代何觀雖以禮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絕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謚爲敬請更參議尚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嘗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徑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勳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產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侄寡嫂分居競財醜聲聞於時歿後使



孽子孀妻披姦扶私公言盈於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以謚爲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壽畫而暢揣摩者策而遺焉暢叅計於閨庭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爲子請謚得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游未知孰爲其田蘇邢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門况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已犯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庶方徑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

何以謚爲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跡亦以觀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爲而爲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嘗重定其謚博士崔韶改謚曰縱議曰馬暢承藉故業歷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嫂侄使之離拆其干進也赴利如轉圓其居家也操下如東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謚爲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爲謚蔣清爲東都採訪判官死祿山之難太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初安祿山反清爲留守李愷從事與愷盧



奕俱死以秩卑當時未行謚典至是其外孫吏部郎中王高上聞故追謚焉

房式卒左散騎嘗侍博士陵亘請謚曰領吏部郎中韋乾度駁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堅劉闢構難之初兇邪叶謀噉嚙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魄磊不平鋒刺釁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劔南西川支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部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詳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却復此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

潛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誦恠之語

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而滿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譚論撫群邪申號令也未嘗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堅壯克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瓌瓌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險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浹洽之辭激切固固不然何盤抵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支度判官劉闢



日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簡州  
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廻勒攝成都  
縣令其時闢授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  
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張皇虛聲熒惑郡縣發  
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爲十五萬人轉牒墊屋以來縣  
道鄰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首日闢副曰式參  
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氛空輿下愚沸騰貪冒姦賞  
奔走叛命肩磨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叩蜀震驚  
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  
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觀時賊圍逼梓州又王師諸  
軍稍稍旣至猖狂克寇不復張矣然嘗察式之爲人  
柔而善俛不顧不義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  
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  
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污之德雖泫澤滂流鼓  
盪昭洗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  
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目以求謚焉傾之  
爲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嘗專議太嘗博士李虞等重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褻矣固非愛之  
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  
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克闢斷頭之不日然爲



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  
盡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旣不能死可謂  
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  
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  
盡殺之然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獲  
持者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  
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  
無愧色愚不信也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  
蕪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  
任求之目不閉吉邑之口其罪也無王浩棄家之心  
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  
曰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  
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  
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  
鴻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以必死望人乎始以不  
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夫謚者易其名者也  
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  
不順以至於形罰不中正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  
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



伊慎卒贈太子太保太嘗博士崔韶請謚壯繆吏部尚書韓臯駁議不報

崔從爲淮南節度使卒從少以貞晦恭護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爲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方鎮無聲妓之娛太嘗定謚曰貞

令狐楚爲興元節度使薨將死戒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及終將葬嗣子請奉行遺言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然以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徃意誅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宐停易名須准舊例太嘗謚曰文

李愬元和中平吳元濟有功及卒博士元從質謚曰武尚書省議以其謚與父西平王晟同宜改之從質云愬無他行以功定謚不可改也問難數四竟不能駁其議今之定謚則不然也唯顧其勢望恐爲子孫之嫌歸於苟且故會昌朝陳商曾爲禮部侍郎貽博士書曰古者太嘗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



所行舉而褒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  
 拘藁言為文武忠孝所以失褒也執已見為繆荒報  
 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職往者不得享  
 為政者不得道夫執已見拘藁言是有上中下貿其  
 一二字視緡金之重輕以緡金重輕貽後之龐微偷  
 忠盜貞罔世間人為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  
 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為質正然未見有  
 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褒當褒而貶是  
 猶錄跖殺夷經緯混淆者也褒而褒之貶而貶之經  
 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代力行不  
 易如日月山河江海草木四支七竅以統幹而治自  
 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蓋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宋申錫官至宰相為鄭注構誣貶開州司馬會昌中  
 報復官爵追謚曰穆

白居易為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大中三年  
 十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表請謚從之太嘗

謚曰文 又云大中十三年宰臣白敏中表請謚曰臣頃自布衣爰及仕進飽僧儒之惠義師居易之文章斯人之亾各已數載屬先帝憂勤之際贈典未行遇陛下聖明之初謚法宜頒其將行業以傳冊書從之居易謚曰文僧儒謚曰簡

後唐朱漢賓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至晉天



福二年太嘗博士林弼議謚曰漢賓嘗恃倜儻不習  
庶隅過鄴都姦卒之訛言時銷叛亂却華師親隨之  
浮議俗致安康開國承家忠貞保義而又散已捧而  
代逋欠闢荒榛而種麩麩民有袴襦之謠野無萑蒲  
之患安民禁暴威惠兼行而又知進退存亡之理得  
善始令終之名亦所爲知幾其神也謚法忠道不撓  
保節揚名曰貞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謚貞惠  
可之

安元信爲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卒  
贈太師太嘗博士賈緯議謚曰明居禮職式考儒經

德雖以百行相成謚乃取一善爲定公經邦緯俗積

行累功宜立摠名用彰殊號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  
體和居中曰懿左傳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春  
秋正義曰保已精粹立行純厚懿也公擢揚事任周  
旋盛明嘗險阻艱難乘溫良恭儉或宣風千里有負  
襁之民或布政百城致隨軒之雨道光群后功著歷  
朝凡士大夫歎開幕之芙蓉久謝無賢不肖感成蹊  
之桃李空存煥彼緹紉豐諸碑版令被實錄非讓古  
人事君既有忠規爲臣足以御衆復彰懿行從政備  
焉前代所高斯謚爲當今請謚曰忠懿從之



錢元瓘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天福八年所  
司議謚曰莊穆王奉勅改謚曰文穆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南平王乾祐二年卒勅宜  
令太嘗宅謚故事臣下請謚即故吏陳行狀上考功  
覆奏下乃議謚今降勅新例也

周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薨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  
發身軍較亟歷戎事嘗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  
恭為理無苛政及民謚曰忠惠議者避之

### 希旨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故三  
代而下濬哲之主曷嘗不講求文質稽考遺墜著為  
大法垂之方來者乎然而大臣矢謨攸司奏議當執  
折衷之論用成經久之規乃有回邪其心險詖其行  
以揣摩為已任以附麗為身謀忌典冊之格言縱詭  
隨之臆說卒使舊章斯亂大政攸斃聿興相鼠之刺  
終起白圭之詠貽誚千古守官者得不鑒之哉

夏父弗忌魯大夫也文公三年有事於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 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  
應在下令居閔上故舊曰逆祀 於是弗忌

為宗伯 宗伯掌宗廟  
昭穆之禮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  
鬼閔公死年少弗忌明言其見 先大後小



順也躋聖賢明也人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尚之是以

魯頌曰春秋匪鮮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志差

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云頌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妹衛女思歸而不得故

願致問君子曰禮謂其妹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

於姊妹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一詩深責其意

漢霍光為大將軍昭帝初光緣武帝雅意以李夫人

配食緣國也雅意素舊之意追上尊后曰孝武皇后

晉段暢為博士太尉賈充薨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

秀議謚曰荒武帝不納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

之

宋徐爰為將作大匠便僻善柔能得人主微旨頗涉

書傳尤悉朝儀文帝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茲顧問

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帝所任遇大明世委

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

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用孝武殷淑

冊府元龜



儀卒既追進貴妃謚曰宣又諷有司創立新廟爰之  
 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官考之古典顯有成據  
 梁劉勰為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  
 薦已用蔬菓而二郊農社猶用犧牲勰乃表言二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較尉  
 兼合人如故

唐許敬宗為太子賓客高宗永徽初議者以貞觀禮  
 未盡詔長孫無忌與杜正倫李義府及敬宗等重加  
 緝定至顯慶三年奏上之時敬宗義府用事其所損  
 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

祀欽明為國子祭酒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將南郊  
 欽明希旨上言皇后亦當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  
 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  
 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則攝而薦徹豆  
 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  
 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大祭祀  
 后裸獻則贊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  
 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  
 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  
 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搖狄



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既助祭小祀卽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宐三隅而返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春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皇后之禮事不言主宗廟也若專主祭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夕月於西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合判祭天南郊則以配一體之誼也據此諸文則知皇后合助祭儀注同進帝意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焉太嘗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帝問曰據何禮文



不合欽緒對曰欽明所奏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  
 禮又鄭玄王后六服最上禕衣從祭先王無祭天地  
 之服欽明又進對曰此實鄭玄大錯誤不可依也帝  
 命宰臣等取兩家狀對定奏聞欽緒遂議曰周禮凡  
 言祀祭享三者皆祭之雅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案  
 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  
 又司几筵設祀先王之祚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  
 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地稱祭祀也  
 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則祀天亦稱享也又  
 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即宗廟亦言祭祀也

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  
 祭宗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  
 祭天地宗廟之摠名非獨天地之為大祭也何以明  
 之按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按尸  
 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  
 九嬪職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璠爵據祭天無裸獻  
 亦無璠爵此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言大祭  
 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  
 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  
 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文乃



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漚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大號理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皆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之祭也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

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徹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尙質宗廟尙文玉豆宗廟器物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竝請明徵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地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禕衣搢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也禕



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搢翟祀先公及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求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地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親桑之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之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禮記

郊特牲義贊云祭天地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爵泛齊以獻是一獻按此而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禮齊以獻是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是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闕祀天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周陳隋等歷代史皇后無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



后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摠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無皇后助祭之禮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在明主聖斷非臣下敢言國子司業褚無量又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繇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繇衷之典法天地而敷教化辨方土而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祀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今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簡周官無此儀制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得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其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節當云后若不與祭祀則攝其薦豆籩於文上更起凡明是別生餘



事矣是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  
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  
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按九嬪云凡  
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皇后進之而不徹者爲宗廟祭  
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  
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  
按外宗唯掌宗廟祭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  
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職中簡其職文唯云大祭  
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謂祭宗廟也注所  
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祀無裸以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  
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之五輅亦  
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  
故知后之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  
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疆臣擅朝悖亂  
彝倫黷神誦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  
者殃及三代秦誓曰正稽古立功事可以永年天之  
大律斯史策之良戒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  
古忝守經術不敢緘默請詢碩儒俯考典臺之故事  
行圓丘之正義使聖朝叶昭曠之途天下知文物之



盛豈不幸甚時定儀注官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  
皇后旨叶同欽明之議奏言皇后爲亞獻大臣李嶠等女  
議爲定帝納其言竟以皇后爲亞獻大臣李嶠等女  
爲齊娘執籩豆焉欽明又以安樂公主獨任權勢欲  
請公主爲終獻遂引南郊儀注謁者引終獻以爲女  
相唐紹及蔣欽緒與之固爭欽明止遂以尚書左僕  
射韋巨源爲終獻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爲太  
嘗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其祭祀  
之制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者以是稍承恩遇  
肅宗卽位累遷太嘗卿亦以祀事見寵

繆妄

夫學不足以待問智不足以體遠罔識損益之理靡達  
弛張之訓亦何足以議乎禮經之制作矣中代而下  
去聖逾遠師資出於淺近討論乖於通博以致叅掌  
厥事或非其人草創之初罔克稽古違失經旨貽儒  
先之誚紛錯儀範著史氏之譏斯亦出於獨見因其  
失傳寢以成非罔之能正其或乘其繆誤恣乎封執  
黷祭違禮徇情失度垂之後世良可惡哉

漢武帝元鼎中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



行而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敢騁帝為封祠噐視群儒視讀曰示群儒或曰不與  
古同徐偃又曰太嘗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徐偃傳士姓名周  
霸屬圖封事屬音之欲切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周霸人姓名於是帝黜偃  
霸而盡罷諸儒弗用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遠

禮二分之義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

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太祖  
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高祖用咸熙  
之舞帝創作興治為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

萬事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

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遂

制祖宗未終而預自尊顯昔華樂以厚塋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

蜀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  
是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者或以為可聽立廟  
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較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  
共上表以為因宜近墓立之於沔陽聽親屬以時祀  
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

正禮於是始從之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尊之以元勳配享克等



曾不是正後主又  
從之並非禮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就陽位

之義也

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  
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

四年四月始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詔曰祈廟云  
賽非奉尊下辭吾意有疑以爲舊山川有許報故兩  
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黷祭稱賽於  
禮有違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  
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  
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

禮娶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而群

臣實爲  
失禮

宋孝武末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將作大  
匠徐爰宜習業與不爰答曰居喪禮習業何嫌少始  
安王子真博士又諮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  
書其專斷乖謬皆此類

明帝時廷尉虞和議社稷合爲一神散騎嘗侍王琨  
按舊糾駁時和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二月葬故太師李晟帝御南望  
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嘗叅官哭  
拜於路太嘗卿裴郁草儀誤引令中書隔品致敬之



文乃請宰相及二品以上者哭而不拜送奠不拜禮官失也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六月勅宗廟之禮嚴肅居先薦告之詞精審爲切方將昇附安可九室皆同旣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宗正少卿李子鴻實司祀事誤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旣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敬王彥威宜罰兩月俸料削一階崔鄆宜罰一季俸料兩階其後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嘗博士不得更稱舊制致有差殊故事將有祔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中於廟庭跪奏八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饗而不再告饗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幕而楫之然則告於太極殿不再告於太廟以孫祔於祖尊不得申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今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板誤以憲宗尊號爲睿宗御史士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遂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社禮畢太赦天下宣赦畢宰臣率百寮稱賀於樓前伏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



是南郊禮畢不設御榻帝立受群臣稱賀及御樓仗  
退百僚復不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二闕皆有司  
之過也

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貶權知太嘗博士權安爲河南  
府兵曹參軍安狂險以朋附得官好持論而無依據  
以博士定故宰相韋處厚謚議逞私憾誣枉不實朝  
論雜然非之故有是命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五月中書奏先據太嘗寺定少  
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  
三百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冥駕始封侯

於僞室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之耻先  
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  
不舉遂成闕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  
儀外邑無登歌之奏生曾爲帝享乃承祧旣號景宗  
合入太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群議  
於理而論桃以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卽昭穆序  
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卽欲不言景宗只云昭宣  
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嘗泛  
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  
列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勅皆可之論者以爲追尊



之廟謚不稱宗於禮得矣至如云生曾爲帝享乃承  
祧卽子孫繼嗣以宗祧爲本明矣下文復云祧一遠  
廟安少帝於太廟則祧之一字義有兩說乎時人多  
謂祧字爲祧去之祧禮則不然按祭法云遠廟爲祧  
有二祧鄭玄解祧者超也謂超然上去之意孔穎達  
正義云遠廟爲祧五世而遷之主藏於祧廟去祧爲  
壇去壇爲墀所謂遠廟者卽始祖之廟也五世之後  
合遷之例以其有德百世不遷故謂之二祧文王武  
王是也高祖太宗是也祧與遷異義在此矣又云冊  
文中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夫先王制禮貴在折中君  
子有終身之憂三年之喪豈盡其情哉賢者俯而及  
之欲重其制也五世不諱所謂報之極也按風俗通  
陳孔璋議諱云尊尊有節親親有殺喪祭哀敬各有  
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  
宰執木鐸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者卽毀廟之主  
也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皇帝上去玄宗十五  
世矣奏改冊文以避遠諱將以垂法信不典也如或  
上無所斷下無所齊卽百代之主皆可避也舍故諱  
新寧虛語乎名不正則至於人爲無所措手足制禮  
作法可不慎歟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月太嘗禮院上言去冬遷宗社於浚都其諸祠郊壇奉勅依四京制度修築伏緣司寒神元在兩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為復於此勅曰據月令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祠一旦准月令施行藏冰開水祭司寒之神事屬別祭後有冰室尚取指揮時田敏以鴻儒為太嘗卿朝廷之內禮義差失謂可質正而司寒小祀不能按故實舉行翻以水井為請中書止引月令命正之大為士子所笑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總序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然則有虞氏之米廩夏后氏之序商之瞽宗周之類宮皆學也

又云夏曰

較商曰序 周日庠

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國之僑選皆造焉周官小司徒之職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又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第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太師教以六詩六德六律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敝籥皆其事也秦置博士掌通今古漢興武帝初置五經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教問對本四百石升比六百石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至是遂罷傳記博士平帝元始中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較較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後漢光武愛好經術立五經博士凡有一十四人太嘗差次總領焉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秩六百石建武五年乃脩起大學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宮

明堂辟雍靈臺也 至明帝親行其禮靈帝光和初置鴻都門學魏文帝黃初中立大學置春秋穀梁博士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大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請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嘗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皆得



召試元帝初減國子祭酒博士助教為九人大興中  
 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末年增國子儀禮春秋公  
 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  
 分掌五經而謂之大學博士秩六百石孝武太元中  
 損國子助教為十員宋國子祭酒若不置學則助教  
 唯置一人明帝泰始中以國學初置總明觀真儒文  
 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正合史一人書令史二人  
 幹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齊高帝建元中有司  
 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  
 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居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

經者以本位領其下典學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戶  
 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禮吏八人六品得學醫威儀  
 各二人其夏廢學有司奏省助教以下又有聰明觀  
 祭酒一人掌治五禮大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永明  
 三年國學建遂省梁國子祭酒人班第十三比列曹  
 尚書又置國子博士二人為九班助教班第二又置  
 大學博士八人班第三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陳國  
 子祭酒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博士品第四秩千石國  
 子助教大學博士並品第八秩六百石律學博士秩  
 品亦同後魏道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大學



置五經博士大武又別起大學於城東獻祖又立郡學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次郡立博士助教各二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下郡立博士助教各一人孝文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及遷都維邑又立國子大學四門學宣武又詔營國學櫛小學於四門國子祭酒本第四品上後增爲從三品國子博士從第五品上後增爲第五品國子助教五人從七品大學博士第六品後降爲第七品大學助教第八品中四門博士第九品律博士第六品中後降爲第九品上北齊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從三品又置工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博士五人品第五助教十大學博士十人從第七品助教二十人從第九品四門博士二十人正九品上亦有助教二十人後周依周禮建六官之職春官大學博士下大夫四命助教及小學博士上士三命皆國子監之屬官也祭酒無聞焉武帝又立露門學隋國子寺開皇中隸太嘗祭酒一人屬官有功曹主簿錄事各一人統國子大學書筭學各置博士國子大學四門各五人書筭各二人助教國子大學四門各五人書筭各二人仁壽初罷國子



唯置大學煬帝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  
三人唐置國子監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  
之政祭酒一人司業二人屬官有丞主簿錄事府史  
亭長掌固等員國子博士二人掌教文武官三品以  
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之爲生者屬官有  
助教學生典學廟幹掌固等員大學四門亦然大學  
博士三人掌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  
品曾孫之爲生者四門博士三人掌教文武七品以  
上及侯伯子男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僞士生者國  
子直講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之職專以經術講授而  
已律學博士一人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上及庶人子

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所兼習之屬官  
有助教學生典學書學生等員書學算學亦然書學  
算學各博士二人並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庶人子  
之爲生者以書算自武德初以國子學隸太常寺又  
省國子司業及丞貞觀初改國子寺爲監六年後置  
國子司業一人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  
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又於東  
郡置國子監其學生於兩京教授咸亨初年改司成  
館復爲國子監大司成復爲祭酒少司成復爲司業



唯置大學煬帝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  
三人唐置國子監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  
之政祭酒一人司業二人屬官有丞主簿錄事府史  
亭長掌固等員國子博士二人掌教文武官三品以  
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之爲生者屬官有  
助教學生典學廟幹掌固等員大學四門亦然大學  
博士三人掌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  
品曾孫之爲生者四門博士三人掌教文武七品以  
上及侯伯子男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僞士生者國  
子直講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之職專以經術講授而

已律學博士一人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上及庶人子  
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所兼習之屬官  
有助教學生典學書學生等員書學算學亦然書學  
算學各博士二人竝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庶人子  
之爲生者以書算自武德初以國子學隸太常寺又  
省國子司業及丞貞觀初改國子寺爲監六年後置  
國子司業一人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  
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又於東  
郡置國子監其學生於兩京教授咸亨初年改司成  
館復爲國子監大司成復爲祭酒少司成復爲司業



本一員至太極初年加一員光宅初改國子監爲成均監祭酒爲成均祭酒長安四年國子監始置直講馬神龍初改成均監復爲國子監成均復爲祭酒天寶九年置廣文館領國子監進士業者博士助教各一人五代因之教化之本學較爲先振古以來歷代而下莫不慎擇能者以居其任業專所以世守師嚴然後道尊馳辨彰乎洽聞抗議明乎適變考論章句則折理惟精刊定闕疑則伏膺罔倦因祖述而綴舊學次甲乙而總郡綱小道可觀靡不覃究用被國獎實耀儒林若乃自負好勝爭名忌前亦著於篇以示徵艾凡學較十有五門

選任

世業

選任

自漢承秦弊宗尚經術求稽古之士重學官之選歷代而下雖廢置或異而授受之際未嘗輕焉觀其延登鴻碩優隆體貌崇其位著厚其祿廩豈徒冗大官之食重高門之地而已亦將以發揮典籍申明治具顧有益於風教耳非夫大雅宏達博聞疆識究先王之法言蘊專門之素業式可莫二籍甚有聞卽何以稱法師之望恢教授之業敷暢先儒之微旨誘掖方



來之雋士以丹青帝載而化民成俗者哉

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

張生濟南人受尚書於伏生文帝時爲博士

賈誼雒陽人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

諸家之書文帝詔以爲博士

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文帝時爲

博士

孫商至武帝亦爲博士

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道之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景帝時爲博士

食子公河南人受韓生詩於同郡蔡誼昭帝時爲博

士

長孫順淄川人受韓詩於昌邑王中尉王吉爲博士

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時人

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

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名繇是公羊春秋有嚴

顏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



施讎字長卿沛人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王孫爲博

士復從卒業宣帝時少府梁丘賀薦讎結髮事師數

十年從結髮爲童子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

江公瑕丘人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宣帝時沛人蔡千秋能說穀梁爲郎中戶將綰會千

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

周慶丁姚二人姓名也宣帝時待詔保官少府屬官也詔五

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慶姚皆爲博士

王式字思翁東平新桃人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公

式爲昌邑王師昌邑廢式得減死歸家後東平唐長

賓沛褚少孫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禮

甚嚴摠衣謂以手內舉令離地也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

素聞其賢共薦之詔除下爲博士下除官之詔也

張素安字幼君山陽人與唐長賓褚少孫事王式皆

爲博士繇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長安門人陳劉

許晏亦爲博士

殷嘉東海人姚早河東人乘孔乘姓也音食翰切河南人受

易於京房成帝時皆爲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士孫張字仲方早陵人受易於五鹿充宗為博士

孟嘉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

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嘉嘉後舉孝廉為

郎曲臺署長 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

歐陽生字伯和干乘人受伏生尚書為博士其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

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

堪議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少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

亦通詩禮為博士

後漢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

王莽世光武建武初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

注丹 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學義研深易

家宗之稱為大儒建武初為博士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 東緡今兗州吟鄉縣 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嘗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

初為博士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世傳魯詩建武初為符離長  
去官後徵為博士

李封魏郡人建武初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  
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

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封為左氏博士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建武中辟司徒

馮勤府舉孝廉為博士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

建武中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  
為博士

真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博士

伏恭字叔宥瑯琊東武人明齊詩建武中為刺令青  
州舉為尤異太嘗試經第一拜博士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習嚴氏春秋教授嘗數百  
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桓榮為議郎會歐陽尚書博士缺光武欲用榮叩頭  
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

臯弘帝曰俞往汝諧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事公羊嚴氏春秋建武



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

董均字文伯犍為資州人習慶氏禮建武中舉孝廉

辟司徒均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明帝永平初為博士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詣博士受業習魯詩明

帝永平初為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

少習公羊春秋

沉思專精博覽詩傳知名大學章帝建武元年衛尉

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

於白虎觀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緡人習古文尚書和帝元初中

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預受古

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四十萬言

安帝初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魏耶鄆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文帝初為五

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

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詣植及文帝即位

以淳為博士

蘇林字孝友陳留人博學多通古今字戰漢末為五

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帝作典論所稱



蕪林是也

蜀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漢末入蜀嘗爲劉璋賓客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較尉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漢末自交州入蜀時魏郡胡潛亦在益士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竝爲博士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顧牧以爲勸學從事子宗傳其業爲

博士

晉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子少好學以才行稱武帝時歷樂平章武趙郡太守咸寧初詔曰甄城公曹志篤行素履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嘗侍國子博士後遷祭酒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博覽經籍百家之書靡不畢究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就又除國子祭酒

冊府元龜 學校部

卷之五十九

十二



謝沉字行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康帝即位朝議七廟迭毀乃以大學博士徵以質疑滯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孝武時為大學博士

宋徐廣字野民好學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初仕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較書秘閣增置職

僚轉員外散騎嘗侍郎領較書如故江湛字徽深文帝元嘉末為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侍中何攸之領博士

南齊王儉初仕宋為秘書丞初孝武好文章天下采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心三禮尤

善春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及武帝永明

三年以丹陽尹領國子祭酒儉子暕暕子承其後皆為祭酒

張緒字思曼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高帝建元末初立國子學以緒為太嘗卿領國子祭酒武帝

時累遷太子詹事永明七年竟陵王子良為司徒領國子祭酒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



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梁孔休源字慶緒齊末舉秀才爲竟陵王西邸學士  
梁臺建典劉之遴同爲大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  
伏暄字玄曜臨海太守曼客之子幼傳父業仕齊爲  
鄞令高祖天監初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  
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復徵爲國  
子博士復爲豫章內史徵拜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  
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天監二年判後車騎兵參  
軍事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

經博士六年遷中樞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賀瑒字德璉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大學  
博士天監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

明山賓爲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  
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後以東官新出學又  
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遍通五經尤精禮傳初仕後魏  
爲太嘗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重其儒術累遷  
步兵較尉兼國子博士後爲長沙內史遷除國子博  
士



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无監中歸國拜國子博士遍講五經尋遷員外散騎嘗侍博士如故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好學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兼國子助教僕射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後爲華容令遷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

孔僉會稽山陰人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竝數十徧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太清亂卒於家僉子叔玄頗涉文學官至大學博士

陳沈文阿字國衛父峻以文學名於梁氏文阿少習父業研精章句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文帝時遷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博士

鄭均字茂昭東陽人仕梁爲西省義學士孝元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高祖世祖之世累遷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

沈德威字懷遠梁末避於天目山篤學無倦遂治經業文帝天嘉初授大學博士轉國子監助教每自學還私家講授尋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博士

顧越字思南說毛詩旁通奧義尤善持論梁末補五



經博士敬帝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文帝以越篤學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

後魏梁越字玄覽博綜經傳無所不通國初以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

李訢爲中書學生聰敏機辨疆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諮議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世日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太武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爲太武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張偉字仲業學通諸經太武時與高允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助教博士平嘗字繼叔研綜經籍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後爲中書博士

穆弼涉獵經史孝文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



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較徒流實用慙屈孝文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光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汚弼曰旣遇明時耻沉泥滓

祖瑩范陽人爲中書學生孝文召入令誦五經章句竝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孝文戲盧杲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杲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大學博士

劉芳爲通直嘗侍孝文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

董徵字文叢頓丘衛人從博陵劉獻之徧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大始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崔景雋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

北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東魏末舉秀才除太子博士文宣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知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廟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嘗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



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溫渤海人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高祖令教授諸子文宣天保初除國子祭酒博士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諸儒咸推重之歷大學博士

邢峙字士峻河南鄭人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又拜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廢帝乾明初除國子博士琅琊王嚴求博士精儒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累遷國子祭酒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留意於春秋左氏舉秀才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後主天統初除國子博士武平初拜國子祭酒

孫靈暉長樂武彊人舉秀才射策高第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累遷潼郡太守天統中勅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秀諱渤海人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諸儒稱之天



選任

統中爲太學博士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廊武平初拜國子博士

後周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術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初仕梁高祖高祖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

盧誕仕西魏爲散騎嘗侍太祖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薛慎爲太祖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日理公務脫

就講習先大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純慤者侍讀書慎與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蘓衡譙郡夏侯

裕安定梁曠梁禮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儒生課業

樊深字文深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太祖置學於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經學通膽儒者推其博物後除國

子博士六官見拜太學助教遷博士

蕭撝字智遐博觀經史雅好屬文武帝時爲上州刺史及入朝屢置露門學士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



等四人俱為太學博士

熊安生字植之博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北齊河清

中穆休之奏為國子博士武帝入鄴令隨駕入朝至

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

士下大夫

樂遜字遜賢西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講

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授太學助

教閔帝元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宣帝

大象中又為露門博士

隋房暉遠字崇儒嘗山真定人治三禮春秋三傳詩

書周易嘗以教授為務北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

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

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太嘗卿告弘每稱為

五經庫吏部尚書事世康薦之遠太學博士後為國

子博士

王頗初仕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頗

所為高祖開皇初授著作佐郎於國子講授會高祖

親臨什奠祭酒元善講孝經頗與相論難詞義鋒起

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



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寵竇世榮張里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褚輝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辨無能屈者於是擢爲太學博士

唐徐文遠雒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左傳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大業初擢授國子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爲一時之最

陸德明蘓州人陳宣帝大建中大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弱冠往預焉後帝禎明中爲國子助教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駁難無出其右者授爲國子助教高祖武德中補太學博士太宗貞觀中拜國子博士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南郡博士煬帝徵諸郡儒官卽遷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補太學助教太宗在藩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及卽位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十二年



拜國子祭酒

司馬才章魏州貴鄉人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

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

末學者凋喪儒教凌遲唯陸德明徐文遠為儒玄奘

與二三年間相次殂歿豈有後進之士經業優洽而

未深用者乎因徵才章及王琰王恭俱拜為博士

才章為國子助教王恭為太學博士

蓋文懿貝州宗城人武德初為國子助教時高祖別

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以文懿為博士貞觀

中除國子博士

許叔牙少精于毛詩禮記尤善諷誄貞觀初累授晉

大學學兼侍王讀書字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

仍兼侍讀

馬嘉運繁水人專精儒業貞觀十一年召拜太學博

士

羅道綜少為太學生勤於學業高宗末為太學博士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尤精三禮及史記中宗

朝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以母老請

停官歸侍玄宗在東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

讀及即位兼遷國子祭酒



歸崇敬字正禮蘄州吳人天寶初以經業擢第設授四門助教轉博士司業德宗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馬伋京兆人少有經學累登五經秀才及博士三史科德宗貞元中爲皇太子及諸王侍讀憲宗元和初拜國子祭酒後爲散騎嘗侍復領太學

史迴文宗太和初爲四門館助教四年閏十二月國子監以迴及處士成子野蓋繇庚梁德方前越州叅軍疆嘉徵等皆通經術准長慶元年赦書節文得以薦聞請勅所在州府給將服許傳遞至都與太學諸生講訖仍乞委中書門下更加搜訪如有此比准徵赴廷從之

周田敏初仕漢乾祐中爲戶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桑維翰執政時或有不悅敏者言未有學官兼丞郎者又言敏長于經義唯學官最稱職維翰乃去戶部侍郎祗爲祭酒加簡較右僕射尋而復除右丞兼判國學

### 世業

自夫子之以詩禮授伯鯨而有趨庭之訓其後漢武表章六經始立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學者寢盛蓋獲利之使然爾故有父子講習以著專



門之稱世家祖述以成傳業之美莫不達章句之要  
 精詰訓之說克續前緒見推當時以至歷世祚之遐  
 邈不墜其素風誨生徒以蕃熾益廣乎遺教名家獨  
 出蔚為儒崇稽古擅譽以階榮爵蓋韋賢有言斤贏  
 金之非寶夏侯立論謂朱紫之可捨斯不誣矣

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孔子生伯魚鯉各

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子目謂諳系不尊其先也鯉生子思伋伊生子上白

白生子家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

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襄為孝惠

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

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馬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

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光位至丞

相

士孫張字仲方受易於五鹿充宗官至給事家世傳

業

兒寬受尚書於孔安國而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

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

士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

為博士論石渠地餘少子改為王莽講學大夫繇是

尚書世有國氏學寬位至御史大夫



韓嬰孫商宣帝時為博士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後

待詔殿中日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

如韓氏易深

滿昌字君都通詩禮為詹事家世傳業

瑕丘公受穀梁春秋及諸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

士

徐良字遊卿受大戴禮為博士家世傳業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見寬門人勝傳從

兄子建繇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勝位至太子太

傅

僑仁字秀卿受大戴禮為大鴻臚家世傳業

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王

大江公即瑕江江公也

又治禮至

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

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繇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中受嚴彭祖春秋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

尹更始授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

官至諫大夫長樂戶將

劉向為中壘校尉子歆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領較

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才行為侍



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幸貴復領五經卒  
父前業

後漢睦丹世傳孟氏易建武初為博士

高詡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

少傳家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任為郎中世傳

魯詩徵為博士

耿况以明經為郎子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

明說有權謀

曹褒字叔通父充治慶氏禮

慶晉字孝公為東平太守受禮于后蒼號慶氏

禮建武中為博士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

雅疏通尤好禮事褒位至侍中

徐防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

宣業防少習父祖學位至太尉

鄧甫德為開封令學傳父業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王莽從欽受學以欽為厭難

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詒訓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

通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伏湛字惠生琅琊康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

南伏生也湛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



太傅別自名學

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 湛性孝友少

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初

自伏生以後世傳經業湛子翕翕子光光子辰辰子

無忌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永和

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較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

藝中書內中之書也

桓榮受朱曾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繇是有桓君大小太嘗章句郁敦厚篤

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有數百人郁中子焉能

傳其家學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

穎川門徒至數百人

一云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而桓氏尤盛自朱

至典而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于當時

榮位至太嘗少

卿

鮑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子昱少傳父學客授於

東平位終兖州牧

劉軼字君文父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

嘗五百餘人軼傳父業門徒益盛位至亦正

鄭衆字仲師從父授左氏春秋子安世亦傳家業為

長樂未央廡令



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子恭少傳黯學除劇令舉尤異太嘗試經第一拜傳  
士以父章句繁多乃省減繁辭定為二十萬言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教授  
嘗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安子敞及京亦  
傳易經教授京作難記三十萬言京子彭字伯楚少

傳父業彭弟湯字仲和亦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  
顯位安位至太尉

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嘗數百人位至太子少傅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講授嘗數百人子孫傳學不絕

劉丕博學號為通儒子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

李邛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

邛習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雒風星當世稱之

宋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

意少傳父業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嘗桓郁震中

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傳通書傳嘗隱

居教授秉子賜字伯獻亦傳家學篤志傳聞嘗退居

隱約教授門徒震少子奉奉子敷敷志傳聞議者以



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震位至太尉

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第奇博通經典作春

秋左氏刪

刪定其義也

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較尉作左

氏說云

說猶今之疏也

牟長習歐陽尚書為博士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

千人

曹曾從歐陽歆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

崔駰通詩易春秋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

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

善待之實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

賈逵父徽習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

書於途揮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講

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

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嘗遊太學不通人間

事位至侍中

楊統曾祖父仲續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郎顛父宗學京氏易能望氣占侯顛少傳父業後拜

郎中辭不就

翟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曆筭位至



將作大匠

張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嘗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位至太尉

孔僖二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官至臨晉令

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較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駟

蜀許慈字仁篤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尹默字思潛從司馬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

史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吳虞翻太嘗時為騎都尉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

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顯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

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故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晉王愆期父接官至征虜將軍嘗注公羊又撰列女後傳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

後傳云傳云



范宣光善三禮嘗以講誦為業子輯亦以講授為事  
宣以太學博士散騎郎竝徵不就

宋杜坦祖預注春秋左氏傳坦與弟驥傳其家業坦  
位至左將軍

南齊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祖松枝大中大夫父駟南  
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學為太學博士

梁明山賓為國子博士卒其子興道亦傳父業歷官  
太學博士

褚脩父仲都善周易天監中脩歷官五經博士脩少  
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

范縝字子真尤精三禮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祖道立善三禮為尚書三  
公郎連康令瑒少傳家業為五經博士子革字文明

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  
賀琛伯父瑒為世碩儒授經於琛高祖聞琛學術召

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  
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

孔僉通五經尤明三禮歷官國子助教三為五經博  
士子叔玄頗涉父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



善三禮有盛名

司馬筠字貞素博通經術尤明三禮累加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沈峻爲五經博士卒子文向傳父業尤明左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

陳柱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家世儒學以三代傳門父規良奉朝請之偉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畧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儀禮故事時輩嘉其早成累遷大中大夫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坡黃垆世有鄉較繇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說毛詩旁通異義梁世補五經博士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並有名當世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後魏李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三辟功曹並不就子孝伯少傳父業綜群言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疆字文威後魏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條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繇是擢拜中書博士式少傳家學兼著作郎

劉獻之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較書固以疾辭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竝傳父詩北齊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員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畧通大義遂留意於春秋左氏爲諸儒所稱累授助教博士侍講東宮子元熙字長明傳父業兼事文藻累遷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後主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可令教兒儒者榮其世載

顏之推字子介琅琊臨沂人父勰世善周官左氏梁湘東王諮議參軍之推早傳家業博覽群書無不該遍湘東以爲國佐嘗侍

後周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文學父靖太嘗丞辨少好學博通經術舉茂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



未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世碩儒謂辨曰  
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

隋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悉傳其業爲  
國子助教

庾秀才爲太史大中大夫藝術精通子質復爲大夫  
令質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

唐顏籀字師古琅琊臨沂人祖之推仕比齊爲黃門  
侍郎有盛名父思魯少以學業稱武德初秦府記室  
參軍事師古少傳家業博學群言多所詳練尤精詁  
訓善屬文累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卒

許孟容京兆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  
史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後究王氏易登科授  
秘書省較書郎

蔣乂字德源祖環太子洗馬開元初弘文館學士父  
蔣明累遷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代爲名儒乂史官  
吳兢之離孫幼便記覽弱冠博通群籍史才尤長宰  
相張益見而竒之署集賢小職



冊府元龜 世業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學校部 二

教授

自仲尼反魯刪定六藝然後學有所宗儒術以之振  
矣雖復哲人其萎微言遂絕而違者斯衆傳授寔廣  
漢氏而下師訓彌盛素業所守乃專門而靡雜稟教  
殊指或名家而別出岐分派散增華竝驚蓋有爵位

冊府元龜 學校部 卷之五百九十八



通顯譽望克治風詠推美山林傾慕徒眾輻輳不遠  
乎千里名籍包舉或踰於萬數以至肥遯求志杜門  
却掃其於傳道誨人未嘗倦也茲所謂拳拳服膺循  
循善誘達教學之旨為丘門之駕說者焉

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既没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  
師

澹臺滅明事孔子既以受業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  
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

商瞿字子木魯人受易孔子

商瞿生也瞿音

以授子庸

姓喬

名庇字子庸

庸授江東馭臂子弓

馭姓也音韓

子弓授燕

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縣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  
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漢獨不禁故傳授者不

絕

漢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高祖用蒞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

以舊齊田氏見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也

授東武主同子中繼陽

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

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

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城至城陽相

姓即墨名城廣

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

莒人姓衡名胡也臨

淄王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性字子孫從魯榮廣受詩春秋為中山傳

申章昌字曼君楚人申章姓從丁性受學為長沙太傅

丁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授同郡碭田王孫王

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寬

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

王臧蘭陵人從魯申公受詩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

受易後讎徙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

喜丘賀竝為人謙讓嘗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

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

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

髮事師數十年從結髮為童子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

為博士讎授張禹琅琊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

相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

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琊

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嘗山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

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卿卿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也

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

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



孫受易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兄讀皆為

博士繇是有瞿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

中大夫京房受易房淄川楊弟子也

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

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

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

賀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中甘露中奉使問諸儒

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琊王吉通五經聞

臨說喜之時帝選高才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

中駿上疏從臨受易五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

士孫姓張名仲方字

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

揚州牧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大傳咸王莽講學大夫

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延壽其字名貢

延壽云嘗從孟喜問

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較書考易說以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陽叔丁將軍大詎畧同惟京氏為異黨焦

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黨讀曰儻

孟氏不相與同房授東海

殷喜河東姚平河南乘弘

乘姓也音食反證

皆為郎博士繇

是易有京氏之學位至魏郡太守

費直東萊人也

費扶味反

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



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琅琊王橫能傳之

伏生名勝濟南人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士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嘗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生

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九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

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

之間齊學者繇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

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是後魯周霸維

陽賈嘉頗能言尚書嘉者賈誼之孫也

孔安國有孔氏古文尚書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尚書茲多於是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嘗少子

少子嘗字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

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

子世世相傳至魯孫高爲博士繇是尚書世有歐陽

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授平陵平  
 當梁陳翁生翁生家世傳業繇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翁生授琅琊殷宗楚國龔勝而平當授九江朱曾公  
 文上黨鮑宣宣為司隸較尉徒眾左盛知名者也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母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授尚書以傳族  
 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音姦簡卿者倪  
 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又事歐陽繇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位至太子太傅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  
 卿及長安許商字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  
 號褒成君傳子先亦事牟卿繇是大夏侯有孔許之  
 學位至光祿勳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拊音膚

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  
 恭延君陳留假蒼子驕無故善脩章句小夏侯說文

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言小夏侯求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申公名培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



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

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

俱卒學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位立為楚王令申公傳

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病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

公胥靡相係而作役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復謝賓客身既不出門是業弟子其他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相見也獨王命召

之乃往弟子自遠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

為訓故以教亡傳說其指不為疑者則闕弗傳蘭陵

王臧從為詩申公弟子以百數申公以詩春秋授而

瑕丘江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邑皆守

學教授

韋賢治詩大江公及許生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

又治禮傳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繇是魯詩

有韋氏學

王式東王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

師山陽張長安長安名也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

孫亦來事式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繇是魯詩有

張唐褚氏學

張生兄子游卿為諫議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

琊王扶陳留許晏繇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



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知名

后蒼字近君東海邳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

通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康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旃

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治高密太傅家世傳

業繇是齊詩有翼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邴琅

琊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受沛聞人通漢子方

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也

梁戴德

延君戴勝次君沛慶普孝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繇是

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

咸大戴授琅琊徐良游卿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

仁季卿楊子榮子孫

子孫子榮之字也

家世傳業繇是大戴

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蒼官至少府

韓嬰燕人也景帝時為嘗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人之

意而為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

賁音肥

自是之後而趙燕間言詩者

繇韓生韓生孫商為武帝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

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

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較尉



蓋寬饒本授易於孟喜聞涿韓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王欽若等曰趙子史不載其名事燕韓生授同郡蔡

詒詒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太山栗豐吉授

淄川長孫順繇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

張就東海髮福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授九江陳俠繇是言

毛詩者本之徐敖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

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太東平羸公廣川段仲温呂

步舒遂謂名位成達者太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羸公守

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

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

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詒各持所

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取彭祖安樂各顯門

教授顯與專同門言各自名家繇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



授琅琊三中為元帝少府中讀目仲家世傳業仲授同郡

公孫文東門雲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安樂授淮陽

冷豐次君冷音零淄川任公繇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

貢禹事嬴公成於睦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琊筦路

筦亦管字也禹授穎川堂谿惠姓堂谿也惠授太山宜都都與

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宜之學路授孫寶為

大司農豐授馬宮琅琊左咸徒眾尤盛官至齊郡太

守丞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屬之欲切吶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

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

生比次也輯合也此穎寐反輯與集同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

公羊春秋繇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

善之其後浸微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

馬廣能盡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

等論數困之孟苛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授穀梁沛蔡千

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授

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千秋宣帝時說穀梁上



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保官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牟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牟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輓者輓也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屬

慶丁姓竝論公牟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

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使者請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

謂引入以形也公牟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竝內王亥也議三千餘事望之等

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繇是穀梁之學大盛

慶姓皆為博士周慶丁姓二人也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姓申章名

昌字曼君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

傳子咸及翟方進琅琊房鳳

朱雲為槐里令後不仕居鄠田教授擇諸生然後為

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子仲能傳雲學皆為博

士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琅瑯之孫也其音基為五官中郎將時

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卯成太后元也內卿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較書三人皆侍中歆曰左氏春秋可

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

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

書責讓太嘗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上於是以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

如江博士授胡嘗嘗授梁蕭秉君房繇是穀梁春秋

有君胡申章房氏之家張蒼為東平侯及梁太傅賈

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太皆脩春秋左氏傳誼

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

卿為蕩陰令蕩陰河內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非成帝師張禹

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

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于宣

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禹先授更始傳子

咸及翟方進胡嘗授黎陽賈護李君哀帝時待詔為

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

從尹咸及翟方進授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教授好梁丘

賀說易令子駿受焉漢興傳齊論者王吉少府宋畸



居宜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

王陽名家王吉字陽子傳魯論詩者嘗山都尉龔奮

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

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位至諫議

大夫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

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益三年不相窺園其精

如此位至膠西相

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事師焉位至御史

大夫

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

至位至太子太傅

韋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焉厚兼通尚書以詩

教授號鄒魯大儒位至丞相

後漢劉昆少好習禮容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王莽世教授弟子嘗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嘗備

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

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人之

不微薄廢禮焉詩曰燔燔瓠葉采之享之君子有酒

酌言當之有美斯首魚之薦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

而為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



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

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

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

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子軼字君文傳昆業

門徒亦盛

注音圭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至王莽時嘗避世教授

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作易通論七

篇世號注君通

雒陽鴻姓雒陽名鴻也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位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緇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

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經還家

教授諸生自遠而至除博士不就

伏湛更始立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

湛獨晏然教授不廢

伏恭湛之兄子也太嘗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太嘗太

守敦修學較教授不輟繇是比州多爲伏氏學

任未字本叔蜀郡繁人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也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以病免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教授嘗數百人建武



初爲博士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位至公車令

楊仁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爲閭中令卒於官

魯恭少習魯詩後拜魯詩博士繇是家法學者日盛魯丕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遊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嘗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

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傳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褒位至侍中

鮑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子昱少傳父學授官於東平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位至尚書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曾曾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



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嘗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官授江淮間位至太嘗

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馮融亦與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位至聊城令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舉爲孝廉相遷博士永平

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

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

家宗著於南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

國都尉

魏滿字叔牙習京氏易教授位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武成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



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  
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繇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也

歐陽歙字王思安樂十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  
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  
百人濟陰曹魯字伯山從歙授尚書門徒三千人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奩  
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于司徒丁鴻

牟長少習歐陽尚書拜博士稍遷河南太守免長自  
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嘗有數千餘人著錄

前後萬言

宋登少習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位至潁川太守  
張馴少遊太學能講春秋左氏傳以太夏侯尚書教  
授位至司農

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子  
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位至臨晉令

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  
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較之取其義長者故爲  
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  
馬位至大司農



楊倫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去職講授於大澤中弟子千餘人位至大中大夫

楊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

包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去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因任東海立精舍講授位至鴻臚寺卿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

舉明經除濟陽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

嘗數百人後拜五官中郎將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

方至著錄數千人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

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

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繇是古學大興位至議郎

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學

者嘗數百人諸生每升堂講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



問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董均字文仲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累遷五官中郎將嘗教授百餘人

丁鴻授歐陽尚書於桓榮嗣封陵陽侯開門教授後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繇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張皆至公卿

樊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

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嘗數百人

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嘗數百人位至太嘗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嘗數百人宇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講授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位至太子少傅樓望少習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

程曾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嘗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



難又作孟子章句爲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

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

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

千餘人

李膺爲身九較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嘗千

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金陽城縣是也

李育扶風人也少習公羊春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

病去嘗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位尚書令

穎容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傳師事太尉楊賜初平

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衛以爲武陵太守不肯

起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傳爲世

名儒門徒數百千人位至議郎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嘗千入

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竝不就

賈逵字景伯左明左氏明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

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嚴彭祖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曰嚴顏之學

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竹簡及紙也

逵遷衛土令永平八年



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繇是四經遂行於世皆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美慕焉張酺永平九年明帝爲四姓小侯開學南宮至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位至司徒魯丕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嘗百餘人關東號之日五經復興魯叔陵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嘗數百人位至武威太守楊康好學嘗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到博理韓詩嚴氏春秋後客居江夏教授後爲甚長

免官又避地教授

寒朗好經學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位至清河太守

李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位至琅琊太守

劉茂習禮經教授嘗數百人位至侍中

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位至諫議大夫

夏恭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嘗千餘人舉孝廉早卒

鍾浩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爲郡功曹後公府辟召皆不就



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嘗數百人位至侍中虎賁中郎將

檀敷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嘗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

吳祐爲河間相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郭林宗博通墳籍以黨事起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

劉馬居陽城山積年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

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

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遊覽太學還家講授

廖揚博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

擊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

馬融才高博治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嘗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



室者融位議郎

鄭玄北海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因涿郡盧植受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耕於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靈帝末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徵大司農不就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好學研精而不守章句終辭歸闕門教授位至尚書

皇甫規拜郎中詔疾免歸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氏傳建安初付郡舉計掾應州辟州中自叅軍以下百餘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廡舍親授諸生

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後與郗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嘗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繇是知名

蔡衍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仕至議郎



張奐陷黨罪禁錮時禁錮者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  
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位至  
太嘗

柳原字根矩北海人黃巾之難避地遼東積十餘年  
自反國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  
數十時鄭玄以傳學洽聞經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  
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柳鄭之  
學

魏趙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

方至

文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

位至尚書令

吳虞翻為騎都尉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坐徙交州雖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

徵崇河南人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  
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闕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  
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嘗數十人位至中書令侍  
中太子太傅

晉續咸字孝宗為劉琨并州從事中郎性孝謹敦重  
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以春秋鄭氏易教



授嘗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

宋纖燉煌効穀人也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圖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後前涼張祚徵爲太子太傅

杜夷博覽百家筭曆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位至國子祭酒

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故終身不仕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劉瓛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嘗有數十齊武陵王暉爲會稽太守太祖欲令瓛爲暉講除會稽郡丞

學徒從之轉衆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哉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除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南齊樓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  
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  
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棲志窮谷秉操  
貞固沉靜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  
遙光右衛江祐於蔣山南爲之館學者咸歸之以壽  
終

沈麟士字雲禎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  
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  
爲諸生講之

梁周弘正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  
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

王承爲中書門下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  
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之發言吐論  
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

張綰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  
衣冠士子聽者嘗數百人入爲御史中丞大同末城  
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大府卿賀琛述  
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賀瑾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嘗數百人

沈峻博通五經傳峻業者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



官皆至五經博士

賀瑒為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嘗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

諸葛瓌琅琊人也居京口瓌性勤於訓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仄為起講舍

虞僧誕會稽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伏曼容初為宋中散大夫宅在瓦官寺東曼容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數十百人  
于華字昭丘為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

教授華博涉有機辨說經折理為當時之冠

何佟之為國子博士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嘗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孔子祛初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九篇聽者嘗數百人

皇侃為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

許懋字昭哲少孤好學為州閭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履講坐下聽者嘗數百人仕至中庶

子

陳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



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嘗招引諸生與互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袁同輩咸嗟服焉後入隋爲晉王府長史  
戚衮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不來卽宐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

沈德威爲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以

講授道俗受業者數百人率皆如此

王元規遷南平王府限內叅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嘗數十百人爲國子助教東宮學士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

孫瑒鎮郢州嘗於山齋設講隸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

張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嘗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惠休至貞觀道士姚綏皆



傳其業位至東宮學士

後魏劉模爲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竝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

索敞字巨振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較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第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

馮元興魏郡肥鄉人學通禮傳有文才年三十三還鄉教授嘗數百人

李郁爲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

劉昞字正明燉煌人父寶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

高允博通經史爲征南從事中郎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後魏李會趙郡人孝伯之子也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

劉蘭武邑人性聰敏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實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繇本注者之意叅以緯候及先儒舊事



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皆繇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教其子熙誘畧等蘭前後數十成業者衆多

北齊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廟武平初為國子博士

鮑季詳弟長宣兼通禮傳武平末為任城王楷丞相掾嘗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卒於家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後周樂遊為太學博士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行東脩弟子之禮遊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武帝保定中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詔魯公與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中出為潮州刺史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增邑一百戶

樊深講習五經為于謹府叅軍事令在館教授子孫熊安生長樂阜城人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



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安生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仕榮孔寵劉綽劉炫等皆其門人焉  
隋何妥爲國子博士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  
房暉遠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嘗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

蕭該篤學尤精漢書包愷兄喻明五經愷傳其業又

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十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爲光爲太學博士初教授三河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後入長安

劉焯信都昌亭人以儒學知名舉秀才射策甲科直門下省俄除員外將軍與楊素牛弘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後因國子釋奠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諸儒或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然懷抱不廣



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省考定群言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後除殿內將軍坐事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

王孝籍以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邵脩史邵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奏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

唐秦麟字仁先晉陵無錫人也明尚書春秋兼通史傳隋煬帝召爲秘書直學士後還家以講爲務

王方慶年十六爲趙王府行叅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能盡其業



册府元龜 教授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

學較部 三

侍講 講論

侍講

夫六藝之文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自漢氏之罷黜百家崇尚經術制祿位以勸學者延儒生而備清問雖復禁庭冲遠廣內疑嚴而通經

册府元龜 學較部

卷一百一十九



之士得以方領矩步侍講清燕稽古之力不亦榮乎  
魏晉而下以迄於唐從容近對延訪大義蓋不乏其  
人焉逮於元和之末始建學士之職列於內署恩禮  
尤重自非強記博識待問而不匱守道而無邪又曷  
能啓迪丕訓述宣帝裁順美而規失陳言以諷今者  
焉

漢兒寬治尚書武帝時為侍御史見帝語經學帝說  
之從寬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寬有俊才初見武  
帝語經學帝曰吾

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  
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梁丘賀瑯琊人從京房受易宣帝時為都司空令坐

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侍中

為請侍中  
說經為教

授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

韓商嬰之孫宣帝時為博士以易徵待詔殿中日所  
受易即先大傳所傳也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  
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為中嘗侍帝方鄉學鄭  
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  
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  
華之業絕出

班游博學有俊材為右曹中郎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於天子  
前讀書

後漢桓榮習歐陽尚書光武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拜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  
善曰得生幾晚因拜榮爲博士車駕幸大學會諸博  
士論難於前辯明經義特荷賞賜建武末爲大嘗明  
帝卽位乘輿嘗幸大嘗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  
官天子親自執業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  
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閔內侯

榮子郁以父任爲郎明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嘗  
居中論經書和帝卽位爲長樂少府復入侍講經郁  
授二帝恩寵甚篤

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明帝永平初爲侍中越騎較尉  
入講省內

張興習梁丘易永平十六年拜太子少傅明帝數訪  
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譙瑛玄之子善說易授明帝爲北宮衛士令

丁鴻年十三從桓榮授歐陽尚書自明帝永平十年  
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頌之拜侍中後章  
帝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王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决  
 賈逵為郎章帝立降意儒術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  
 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  
 召訓習韓詩為騎都尉建初中侍講章帝  
 包咸為大鴻臚習論語授顯宗子福亦以論語授和  
 帝

魏應經明行修建初四年為五官中郎將章帝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  
 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奏  
 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桓焉郁中子也順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後入授  
 經禁中

蔡玄順帝時為議郎講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

趙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

至桓帝建和中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

郎侍講禁內

桓彬為議郎建和中入侍講禁中

楊賜為越騎較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  
 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



冊府元龜侍講

卷之五百九十九

於華光殿中

維陽宮殿名

劉寃建寧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

荀悅爲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荀彧及黃門侍郎董遇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魏劉邵爲散騎嘗侍齊王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

黃瓊爲太嘗和平中選入侍講禁中

淳于儁爲博士高貴卿公甘露元年四月幸大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

之爲六十四立交以極數凡斯大義固有不能而夏

有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易之書其故何也儁對曰

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

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錄其事故易者變

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歸藏者萬物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

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儁不能答帝

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

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儁

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所學者尋省易了也帝



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僞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公何獨不謙耶對曰古義弘深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僞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耶僞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



炤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  
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  
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  
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  
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  
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  
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序何得謂之聖哲峻對  
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  
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繇九  
載無成沮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

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叔之事亦尚書所載皆  
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  
能究論次及有繆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  
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聖賢濟斯民之時也舜年  
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  
求賢欲遜已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反  
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繇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  
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文時忠臣亦不進達  
乃使岳揚反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  
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



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繇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立於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炤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皇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炤對曰誠繇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晉鄭冲初仕魏爲司空及高貴卿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荀顛字景倩仕魏爲侍中爲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文帝講詩中庶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徐邈博涉多聞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

車胤爲中書侍郎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

宋袁粲泰始中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六年明帝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



暑殿詔曼容執經素業風采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後爲右衛將軍於議賢堂奉述高祖孝經義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述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

孔子祛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啓子祛簡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勅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述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後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

賀瑒爲太嘗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

陳張譏初仕梁補國子正言生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之



後魏崔浩明元初為博士祭酒嘗授明元經書

燕鳳為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

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博出議朝政

孫惠蔚初為皇宋博士侍講東宮及宣帝即位仍在

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

崔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孝

文聞其有文學又閑佛經善譚論勅以白衣賜講幘

入聽於永樂經武殿

董徵為四門小學博士宣武詔徵入璵華宮令孫惠

蔚商以六經

崔光為車騎大將軍熙平元年二月大師高陽王雍

等奏舉光授孝明帝經

胡國珍為中書監與高陽王雍等輔政後與崔光俱

授孝明經侍直禁中

馮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

秋於式乾殿元興嘗為槌句儒者榮之

封隆之為侍中東魏靜帝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

賈思同為黃門侍郎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郎

授靜帝杜氏春秋

竇瑗西魏出帝特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



嘗侍温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嘗侍  
李業典並爲擿句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爲高邕從事靜帝於顯揚殿講  
孝經禮記繪與從弟寒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  
錄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授綴緝詞義簡舉可觀  
張雕武成帝時爲散騎嘗侍會侍講馬敬德卒乃入  
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  
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  
文林

後周辛公義爲太學生太和中武帝詔入露門學令  
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  
慕之

隋宇文弼爲太子虞候率開皇中文帝嘗親臨釋奠  
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帝大悅顧謂侍  
臣曰朕今者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  
心於是頒賜各有差

元善爲國子祭酒文帝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  
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日聞江陽之說更

啓朕心

善初仕周武帝太子  
宮尹賜爵陽縣公

唐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時徐



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鋒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稱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徐劉釋等並爲之傑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疋

孔穎達大宗貞觀中爲給事中大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

其容若虛非惟士庶也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瀕玄默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謀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亾莫不繇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後拜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云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邪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皙使曾參鉏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



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親於不義不孝罪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形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俱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

趙弘智爲陳王師永徽二年十二月高宗命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生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帝謂弘智宜畧陳此經要道以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悅賜絹二百疋名馬一匹

上官儀爲弘文館學士顯慶五年六月高宗御齊聖殿引儀及呂才直學士李玄植道士張惠元李榮黃玄歸及名僧等於御前講論命李玄植登講坐發易題呂才李榮等以次問難敷揚經義移時乃罷

褚無量杭州鹽官人也初爲國子博士時玄宗在春



宮召拜國子祭酒兼皇太子侍讀玄宗卽位爲右散騎嘗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內給事舁於內殿

馬懷素爲光祿卿開元三年十月制日春卿入講道盛儒學德璉賦詩義均師友光祿卿馬懷素靜專動直資忠履信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絕韋勵精重席待問豈止本仁祖義行先王之道故亦謙退謹密多君子之風朕以聽政之餘嘗思稽古之對俾遷近侍潤滋鴻業可左散騎嘗侍仍每日入朝侍讀薛放憲宗元和未爲兵部郎中充皇太子侍讀穆宗

卽位拜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

轉隆又轉刑部兵部二侍郎禮部尙書兼學士如故韋處厚元和未爲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以處厚爲司動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尙書洪範等篇訪以禮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寶曆初以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學士郾奏曰陛下授臣以侍講今八望矣未蒙召訪經義臣內慚尸素外愧臣僚敬宗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請益



宋申錫少孤貧有文學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起黨與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備用時論以爲激勸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太和元年三月文宗召仲方與給事中高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並以將選侍講學士故也是月以澣守本官康佐爲駕部郎中並充翰林侍講學士

丁公爲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四月充侍講學士鄭覃太和五年爲翰林侍講學士每入見必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言之

李仲言太和八年十月自國子監四門助教爲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周易學士

高重開成七年十月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一日十日入院不絕本司嘗務

梁吳藹爲崇政副使太祖乾化二年自右散騎嘗侍遷刑部侍郎與宣徽副使左散騎嘗侍李珽並充侍講學士

講論

易之麗澤有講習之象記之函丈著學問之規蓋古



之方聞通經之士固有詳考同異辯析理趣以駕說傳道者矣自漢之表章六經爲制祿位儒先間作議論螽起以至備對上前待詔清禁揚摧義訓發明體要本乎師授濟之口辯讐難交致精悍靡屈逮於羣居州處較練墳籍迭宣其奧曠雅彰於鴻博或微言特出迥折於異端或移書具存聿垂於嘉誥斯皆贊聖師之遺範爲學者之所宗焉

漢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補過以導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側其人精悍處事分明悍勇仲舒不能難也

瑕丘江公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



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訥古訥字帝使與仲舒

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

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

繇是公羊大興

劉歆字子駿哀帝時與父向領較祕書歆嘗白帝左

氏春秋可立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

或不能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

嘗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迭互也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籩豆盛也

也以竹日籩籩豆盛也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

暴秦燔經書殺儒生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以古是者即罪之道術繇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

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各也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

讀而已詩始萌芽言如草木之初生天下諸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

賈生而已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前學之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

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隳書缺簡脫朕

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久矣言廢

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

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秘藏較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簡編謂舊編爛絕就傳聞民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

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罷讀

究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



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幽冥謂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伏恐隅見放僻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疾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惟二十八篇

不知本有百篇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

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

猶依違謙讓依違言不專執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

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遺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異得與立之也此音穎

寐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猥荷

不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

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過猶誤也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論語孔子

弟子子貢之言也識記也一日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



義豈可偏絕乎哉若必專已守殘執已所偏見黨同

門知道真黨同師之學如道藝之真也如與姪同違明詔失聖意以陷

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

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

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

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

何以為非毀也哉

後漢范升為博士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

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

非先帝所好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魏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齊王時為尚書郎與鍾

會論議以較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

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

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

故能體冲和以通元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

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

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



大衍義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日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嘗挾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難以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論旬朔何其想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太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者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大原王濟好譚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悞者多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別駕齊王正史九年舉為秀才輅辭徽徽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

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雒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文象愛微辯而其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日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



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旣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時平原太守劉邠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

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繇有列位也邠依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折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



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  
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  
府已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一著靈著者二儀之  
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  
術則收天毫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日以爲術者易  
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  
不遑恤官但共清談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  
莊之道至於精神遺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管若山  
林非君侶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  
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爲輝日中爲光又魏郡太  
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  
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  
卽謝輅

晉顧榮與紆瞻共破陳敏後瞻爲尙書卽與榮同赴  
雒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渾沌之時矇  
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  
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  
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  
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是陰陽今



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日昔庖羲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大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渾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子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旣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尙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就在榮遂止

宋周續之字道祖少有孝行晉末居廬山布衣蔬食終身不娶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帝爲開館於東郊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王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多通

南齊陸澄武帝永明元年轉度支尙書尋領國子博



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  
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  
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彌天地之道通萬化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  
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推壞之弊雖有  
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  
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  
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且易道無體不可  
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大興四年太嘗  
荀崧諸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繇王

度皆才雋神清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安  
然泰元立王肅易建以在玄弼之間元嘉當學之始  
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  
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  
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  
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惠  
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  
經繇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  
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按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  
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



儒特舉其過又釋例之作所弘惟深穀梁泰元舊有  
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  
同我者親嘗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  
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除麋世  
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按  
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  
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古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  
衣舊存鄭允同來說元愷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  
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  
注存麋畧范率繇舊式凡此諸義並推論疑孝經非  
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  
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流之也鄭注虛實前  
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梁劉杳高祖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者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  
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  
爲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項及背以  
出內項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逆女器有犧  
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



得此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  
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  
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  
不死約卽取二書尋簡一如杳言

伏挺天監初除中軍叅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傾朝

後魏陳竒與河澗邢祐同召赴京祕書監游雅引入  
祕書省與竒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白  
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  
東耳竒曰易理懸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  
西豈東回望兌哉竒執義非雅每如此類雅性護短  
因以爲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

學較部 四

師道

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束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  
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  
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  
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嘆其



至德或揆集其緒言或罔避嚴刑上章以訟其在或

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藐是孤遺竄身以全受

或罹於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

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

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吊服加麻者出

則變服群居則經出則經群謂七十二弟子相謂朋友服子夏日吾離群而索居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

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

者民傳言亦子弟異國人各持其方弟子皆服三

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

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

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

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顏淵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也淵喟然嘆曰喟嘆聲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忽不

可為象序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繇也已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欲



罷而不能已極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

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不惑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

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

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也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見可以耳目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奧故不可得而聞

也公孫朝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

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嘗師之有無師不從故無嘗師

叔孫武叔語夫子於朝魯大夫叔孫州讎武謚日子貢賢於仲

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

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七尺夫

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



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難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可傷之乎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謂為諸侯若即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綏安也言孔子為政故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則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

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所謂不

能化君也臣所謂不能化臣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

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

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

子禮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謂修飾掃除

也設除侍謂椽備器物也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固者謂再

三緝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置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

比隣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



舍子自劾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

簿子既為之徒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

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

適可為主簿其府中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

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謂

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言士不遇知已則當

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為郎父次轉為大夫雄少

從嚴君平游學成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

侯芭鉅鹿人嘗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雄卒芭為

起墳喪之三年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

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

政事齊映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映音推王莽

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

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

士徒眾尤盛

云敞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博士章坐王莽

子宇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



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故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飾比之藥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後漢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已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爲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旣遇之

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

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捏持不離身出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又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跡是古學大興于世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晉至王莽篡位乃歸



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士成墳榮門徒膏四百餘

人何湯為高弟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

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

武從容問湯

從音七 容反

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

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

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何仲弓之力也

歐陽歙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

百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

汝南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歙下獄當

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為歙求

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震禮年十七聞獄

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

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

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

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

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引弓

射之尤不肯去鹿頭又以戟叉政傷脅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

乞讀日氣

即尺一出升政

繇是顯名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授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爲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爲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鄭弘會稽人爲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

疏書也

贛被收捕疾

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贛訟罪明帝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繇是顯名拜爲駟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爲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縑經輓者數百人庶衆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爲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較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獨范往收斂之吏以聞

明帝大怒詔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恠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繇是顯名

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爲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重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



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庾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焯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然因號爲北郭先生

李卻字孟節爲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胃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爲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載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爲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雒陽乃左提章鉞

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

右秉鉞鑽詣闕上書

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



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繫有司乎亮  
 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為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踣  
 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  
 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大學宗事固聞固  
 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  
 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  
 人繇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  
 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  
 授弟子穎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  
 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

嘉訓乃共論  
 集德行一篇

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

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  
 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  
 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  
 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  
 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嘗人以女妻燮燮專精  
 孝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  
 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  
 赦天下並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  
 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



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途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

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

師喪二縣皆為立祠

又云淑有高才王易李膺皆以為師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

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

司徒祝恬也

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

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

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殺梁

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辭受

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為允也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諧署戶曹史欲召

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諧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

九十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

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

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



籌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縷經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大司徒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繇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為中領軍散騎嘗侍薨門生縷經至者以百數

蜀譙周字允南巴西人以門人文立為顏回陳壽李密為游夏羅憲為子貢至晉文王為魏相國封周為陽城亭侯晉室踐祚拜騎都尉

晉王哀字偉元咸陽人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



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爲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孔冲會稽人爲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和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千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率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瑀隱于臨



松蘿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  
較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于當時京師士子貴游  
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惟  
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荅任在檀橋  
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谿  
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  
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  
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  
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于

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

梁張克武帝時爲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  
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克朝服而  
立不敢當也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閔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著書稱璩有發  
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嚴植之爲步兵參軍士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  
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爲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  
生徒嘗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



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榭之自疾後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繇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較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平數其行業可稱者寡人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士有識者辨其優劣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達學術爽置館溫泉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爽不仕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徐遵明字子判講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二禮不出門比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爲盛每臨講坐必持經執䟽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



寢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孝莊永安中遵明爲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  
弟子通直散騎嘗侍李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  
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  
致式問之禮民望收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  
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  
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惟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  
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  
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

首慕德跣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修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  
北海慕竒好古受容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  
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餐同置醴黃門李  
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守壑之志潛居樂  
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雒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  
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  
受上鹵險至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  
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曷嘗坐  
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



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  
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  
迹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  
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  
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監昭回曲垂  
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貢生平卒無贈

李謚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  
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  
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

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  
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  
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爲起墳立  
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經爲侍御史坐彈中  
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及卒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  
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陽城爲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  
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蒂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



册府元龜 師道

卷之八百

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  
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人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  
七十人詣聞乞留經數日吏遮正之疏不得上

册府元龜

